

五、攻占金州城

11月5日 晴 午前7点30分，于黄家庄启程。据说昨天在大和尚山下屯驻满洲马队500骑，步兵5000许，果于今日午前9点才听见炮声在前边响起。这是不是我前卫军与敌军遭遇？勇往猛进到其附近，炮声越发激烈。到衣家店时已过正午，而新万之助、森金次郎右卫门及挑夫都没跟上，我无暇后顾，仓皇与宫崎幸麻吕一起，跟在军队后边到达石拉子附近的太子山绝顶。此时山地将军、大寺参谋长以下皆在，各部队埋伏在山后，擦枪磨剑作战斗准备。此地距敌垒约六七千米，而此时我前卫在距主力约1500米左右的位置，即在敌炮垒的左侧。师团长参谋长等策马到岗上，悠然考察地形，视察敌垒的状况，我也随其后登上山岗，用望远镜下瞰，可看见距离很远的敌炮垒频繁升起硝烟。山地将军在此定下方略，布署后突然掉转马头与第二旅旅长西少将一同率二团、三团，亲自担当右翼军，迂回到北方三十里堡。第一旅旅长乃木少将率一团及其附属部队，从刘家店走近道向复州路，作为对复州大路的右侧卫。河野步兵大佐以十五团和先期斋藤少佐率领前进的十五团的一个营，工兵一个营，以及骑兵一个连组成金州支队，以牵制正面之敌。而师团主力从敌军后方出击。这主要是山地中将的主力部队冲击敌人的背后，河野大佐的支队袭击敌人正面。乃木少将的左翼由正面斜插背后，复州支队今夜在刘家店即距敌垒12公里处宿营，敌骑兵今晨起至夜不断乱射，因距离太远，一发也未曾命中我军。由于清兵的怯懦仅以炮声恐吓我军，妄图阻止我军前进可谓可怜之极。一旦决定师团向金州进军后，步兵少佐斋藤明氏归属于河野大佐麾下，作为其支队率部队向金州大道前进，担任侦察与修路。我工兵在花园口登陆以来，经

常在诸队之先。乘夜消险夷峻，架桥梁、疏浚水路，孜孜不倦，给进军以极大便利，于是我数万大军才能整整齐齐行进于峻丘险坡之间，工兵的功劳实在很大。现在师团的前卫刚到石拉子边，就看见敌马 40 许在东方的高地上开枪，企图阻止我军。在右侧高地也看见了马队，四连又击退了他们。前面的敌马队且战且退，支队追敌前进到陈家店，敌七八十名马队出现在高地开枪，我前兵排一齐射击，敌溃退败走金州，因此支队占领了刘家店北方的高地。此日同时少佐的支队冲击敌之防御线，战端已开。是时，敌在从金州向皮子窝的大道之间一带高地，以及从大和尚山北麓到金州大路的道路十三里台一线筑造了两处炮台，各配备克虏伯野炮⁶⁶两门、山炮一门，向我频繁射击。此地实为金州大路的第一要害，与大和尚山相夹，陡崖 50 米许的岩石，山上设堡垒，据以作为防阵地。此堡垒在距金州城大约 4 公里处，两垒之间仅六七百米，是巨磊块的乾河，只有雨期才有激流，平时即为金州大道。此大道距堡垒 4 公里许，从刘家店以南必须通过这条弯弯曲曲的乾河，实为防备来之敌的适当的地利。若想侦察堡垒的状况试着潜行时，垒旁各处地势都低，为敌之下瞰之处，不容易接近，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入之颇为险要之处。此时，斋藤少佐的支队已早开战端，因而才能得知敌情，而我军攻击金州城的部署已定。现敌之配备专守金州大道，而复州大道则全无守备，因而第一师团的主力部队采取了迂回敌人背后之策，师团长率师团主力部队由石拉子突然转道到复州大道三十里堡打到乾河子。此次行军里程将近 40 公里，道路险恶，人马皆由于数日来的行军露营而极度疲惫，因而到达乾河子时已过日落后两小时，其困难之状可想而知。然而其神速如鬼神的我兵尚且不晓得战略如何，迂阔之清兵焉能侦察知晓我军之战略。这之前斋藤少佐的支队，昨晨刚一到刘家店，遭遇到敌骑兵约 50，步兵约 200，击退了他们，敌兵大惊，遗弃下马匹粮草以及毛瑟枪子弹而逃，此为第二军战斗的首战。据

说陆军步兵少佐斋藤德明氏，刚刚 16 岁就跟随武田耕云斋^④为攘夷先锋而起兵，曾在常野之间与幕府大战，后又在函馆五稜廓之役从军幕府军大创官军，西南之役又从官军贼军激战，颇有战功。以如此有丰富作战经验之士，在此役又被选拔担当攻击金州城的先锋之任，亦可谓军人之荣幸^⑤。当斋藤少佐尚未归属金州支队（河野大佐）之时，早就派出其部下骑兵少尉山口毅夫优质为军官斥候。从贾家店转送复州大道切断电线，山口少尉受命在五十里堡与三十里堡之间，切断电线两处，且探知到复州大道的近路。那时只见一中国人骑马飞奔，少尉驱马追之，高声大喝站住，但那人毫无反应跑得更快，难以追上，即用手枪击其侧面，他也未回声，因而使我兵中尤为神速者追之，因他身负重物，竟被当场捕获。这个中国人在便服下穿军装，且携带从旅顺口到复州的信件数封，其中有军官写的一封，内有倭 1000 许袭击我之语，因知晓是敌之骑兵。牵到斋藤少佐的营房，少佐命翻译拷问，想知道敌情，但他只说名叫王清福，年 24 岁为一名弁勇，再不讲一句话。只说，我是清兵要杀快杀，向路旁石岩上撞，碰破头颅企图自杀。斋藤少佐痛斥其无谋，他顽强不听，只管要求刺死不停。又说我先日领令到旅顺口，现在将回到复州省亲，不幸在此受被俘之辱，不仅如此，被委托带给朋友和家属的问候信件也被没收，而无面目活着见人，此为弃生求死之理由，今请速速斩首，言谈自若毫无惧色。少佐为其义勇大为感动，且悯其情，恳切晓以大义，告他“世界各国俘虏处分法”，又讲述我军之宗旨说道：“你今天身无寸铁，根本没带武器，不负当兵的责任。你没听说在朝鲜平壤之役你国军官被我俘虏甚多，尔辈今被俘，何辱之有。倘若你能保全生命，他日我军与你国决定胜负之后，还可能与父母兄弟朋友相逢。我大日本帝国之军队纪律严明乃王者之师，岂能与杀人掠夺之蛮军相同。而且你春秋尚富，想来必有父母，今你徒死，尔父母悲伤之情又果如何。”他听后两眼溅出血泪，感慨之极。稍停

答曰：“我不幸幼年丧父，只有老母一人在故乡，待我归期有日，我不能报海岳之恩，一朝成为被俘之身诚为人子者所不能忍。”同时忍泪长叹良久。于是命令兵卒给他饭吃。兵卒用一大粗碗好像喂狗一样盛了一大碗，颇有轻视之举动。少佐斥责说：“此俘虏虽为敌人，决心谋自尽，又能思念老母重友情，实为义勇之士，与寻常的俘虏不可比。优质军人就应当这样，汝等应体谅其志，决不允许加以非礼。”于是王清福感泣少佐之义，连连向队长叩头竟断其自杀之念，进我野战病院医治头上的创伤。这也是战阵上一佳话，记以表扬斋藤少佐之仁勇。同时少佐让支队的斥候骑兵少尉小崎正满氏登上和尚山侦察金州城内敌情，小崎少尉带着这个任务于昨日从金州大道贾家店向大和尚山麓前进，大和尚山在此四五十公里，方圆是一座巍然秀丽的山峰，岩石嵯峨，根本无法骑马攀登。因而在山腰留下上等兵一名，兵卒7名，合计8人，亲自带一等军曹神永千代吉一人，遥遥指向山巅而攀登。停在山腰的兵卒仰看少尉及军曹渐达高处，其军裤的红条已不清楚。这时从徐家山炮台方向有一群约五六十骑的敌兵突然袭击，队长在山上，我主力又隔绝在数里之后，同伴仅有8骑，受敌之袭击进退维谷，无法可施。正在思虑之时，敌兵早已接近，现在是今生到此为止，只有各装子弹射击。当时小崎少尉正在山头。俯瞰苦战的情况无法指挥援助。只有为之担心而已。敌兵虽暂时应战，害怕我8骑兵的激烈射击都逃得无影无踪，此8骑兵虽高兴其幸运，但尚有疑惑之处，敌非少数，由于我8骑兵的射击退却，莫非加有其他计谋？或者看见在山顶上的少尉及军曹转向那边去，或者经山路，利用地利向我袭击，颇感疑惧。这时又看见有从另一方面即我归路方向有一群敌兵登上来。前狼才攘后虎又来，子弹已尽，囊中不剩颗粒，想举动向山顶又因险峻不便攀登，仓促之间8骑勇士下决心，上等兵大喝一声下令，一齐挥舞军刀呐喊并辔闯入大批敌人群中，纵横驰骋，皇天岂能舍此勇男儿。敌群惧其狮

子般的奋勇，左右让开，然而敌兵频繁射击，贯通我上等兵某的鞍囊，而危险的是其囊中藏有炸弹，敌弹若再往下一二寸命中时，人马必定粉碎，幸而保全了性命，仅杀开了一条血路，从身幸免。潜行于山腰，此夜9点勉强逃回本阵，有的说看见其中一名落马，他是否殒命，斋藤少佐大为小崎少尉以下之安危忧虑不堪。然而时已半夜，在不辨方向的异域，仓猝之中无法寻找，只有相聚在一起谈论苦战之始末以等天明。此时两名骑兵也无事归来，大家不觉同声表示祝贺。骑兵二等兵上野清辉者为其中之一人，清辉向队长斋藤少佐陈述事情的经过众皆倾听。他说：“我刚要突围时，听见背后有声音，回头一看是我战友一人落马，虽逢危急之际，援救同胞乃义不容辞，立即回马扶他上马。”右林义夫也插话说：“那个落马的兵就是我，上野氏的厚意于今也不知如何报答才好。我刚策好马向前跑的时候，误撞岩角，马腹受伤，马惊跳起来，我茫然自失良久，既而怀疑是否中弹，自己检查了一下，毫无些微的感觉。正好上野氏来救，于是鼓起勇气，奋而又跨上马突围。此时敌人追击声越发接近，几乎无法逃脱，然而得以从九死中生还，实为上野氏所赐。”说罢潸然泪下。斋藤少佐听后越感其勇敢与正气，亲切握着两勇士之手说：“噫，真个不愧为日本男儿也！”闻者皆以为荣。这样到此夜12点10分小崎少尉也归营，少佐大喜雀跃而迎之。唯神永军曹没有一起归来甚为疑惑。问其理由，少尉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在山顶目击部下兵士与敌奋战，颇为危险。然而距离太远无法救援，故待日落后转道归来，其间在大和尚山巅俯瞰金州城郭及其附近的状况了如指掌。”当即用铅笔描下目击之处，也许对攻击部署不无裨补，拿出许多明细地图呈献给队长，又继续说道：“与我同地的神永军曹，临回来时想起先前攀登险峻之处时，把身上带的东西一同卸下放在途中，仅只身登上山峰，军曹在那时，把手枪挂在岩角上，优质军人扔下武器逃走，他日将成大家的笑柄。为此与我分开，军曹冒险朝前走去，至今未归也

许迷路。然而此人向来富于心机，被敌捕获之可能，我敢保证断然不会有。”边说边也怀疑，斋藤少佐听后忧喜交加，终夜不能入睡。翌日拂晓派出津久居少尉及骑兵8名，步兵一个排搜索神永军曹。而少佐忧虑依然，亲自用望远镜向山上望去，只见一人站在岩石上频频向我军眺望，仔细一看是神永军曹。听军曹说与小崎少尉分手后，找到了手枪转路而下，金州城近在眼前，迷失了方向不知所措，终夜奔走，靴子也破了，脚也伤了，身心疲劳，无可奈何只好藏在岩洞以待天明。因我军的出击晚了一会儿才出来张望，果然看见我军主力屯在山下，这才鼓起勇气，第二天早晨7点过后才回来。他到了金州城下，当潜行于敌垒之下，耳边响起了弹声，一昼夜不曾进食，精神恍惚不知左右有敌人，在梦幻之中幸以身免，实为万幸，于是一同拥抱庆祝，其悲壮之情听者无不为之心酸。斋藤少佐能够攻陷大和尚山下的敌堡，借助于小崎少尉等侦察之功颇多。同时骑兵营长秋山好古氏奉山地师团长之命从复州大道的阿子店抄近道向五十里堡前进（以金州城为起点有八里庄、二十里堡、三十里堡等点，根据其距离命名，五十里堡跟三十里堡中国里程约二十里许），午前10点40分到复州大道的龙口，此处比五十里堡离金州更近一些，主力部队由此派出军官斥候，骑兵中尉嘉悦敏氏等刚刚到五十里堡前约4公里的石河驿（原文为不河驿，疑为印刷之误一译者），见敌骑兵三十五六骑。由于敌向我斥候乱射，我遁向右侧面，隐蔽起来，在继续侦察敌人是否连续来袭击时，敌向金州方向前进。骑兵主力看见这个情况，准备等待靠近的时候捕获他们，接着我二团一营三连的步兵也陆续来到。敌人虽已靠近1500米，但其间有悬崖不便肉搏，敌正预备过断崖，见我正在大批集中，他们向山上逃去，并用机枪扫射，我步兵应战，但因距离一千二三百米，子弹达不到，仅毙敌二三骑，敌人已逃得无影无踪。我军在检查敌军溃散的情况，见辎重车上装满武器马具，马车好像有人乘坐过，身边杂物散乱于

其上，仔细观看根据其官帽知为一大官，又有印盒一件，打开一看知道车中主人为刘盛僧，刘系铭字军的统领，奉李中堂之命，从九连城抄近道回金州，此事是在攻陷金州城之后，从遗留在副都统衙门的电文中得知，当时敌军伤者甚多，从其逃路的血迹可见而知，骑兵军官们切齿为逃掉如此“大蛇”而深感遗憾。然而骑兵的抓获甚多，据说其中有货币总额为 6500 余元的银子。清军拱卫营在八里庄下方的高地设炮兵阵地，其防线设于从西方连贯和尚山麓一带。当初清将赵怀业徐邦道等听说我军在前进，向旅顺口电请求援，然从旅顺口来的回电说：“我们与你们一样吃紧不能赴援。”因向李鸿章电请，回电说：“宜各守其兵营，可于敌之来路布雷，设伏兵，旅顺也吃紧无法支援。”这之前山西大同镇总兵程之伟率兵 3250 人，将由陆路赴旅顺，听说我军已登陆，赵徐等人又频频求援，故停滞不前，及金州城被攻陷，竟率军而归，继而师团主力驻于王家店，此日军队的布置如下：

前卫司令官陆军少将乃木希典

步兵一团骑兵一连一排 } 午前 7 点 10 分尾随主力之后

步兵六连卫生队半部 } 从苍家屯出发

复州街道支队

主力部队（与行军序列相同）

步兵十五团（缺一营）

野战炮兵团

步兵二旅

卫生队另半部

} 午前 7 点作为先头部队从黄家店西端出发

却说金州支队长斋藤德明氏派出步兵一连侦察敌垒，午前 8 点，搜索队在关家店附近遇见敌军骑兵五六十人向其附近射击，前进到敌人垒下百米处仔细侦察，于是敌军从垒上连发大炮步枪如雨点一般。然因我连已完成侦察任务退却到刘家店，敌军一见以为我害怕其猛烈射击而败走，追击甚急。敌在石门子配备炮两门，

布有步兵，其左翼横贯八里庄东北高地。此时正值战时，恰好师团主力的前卫乃木少将率一团骑兵排，山炮一连卫生队半部到刘家店。此时午前10点，乃木少将令其所率部队饱餐后于11点立刻开始向大和尚山西北高地之敌炮兵进攻，炮兵六连随其后，二营从金州大道及其北方向高地前进，三营作为预备队在其后。于是一营二营夹击敌军骑兵50骑，敌终于败走，我军各队追击至垒下，敌人从其两炮垒射击炮弹、子弹甚为猛烈，为此我七连二名兵卒，其一为右股，其一为右肩被击中。一营稍退却，隐蔽于谷阴，与之枪战约达4小时，到午后两点暂时休战。此时一团二营副官陆军步兵中尉大野尚义氏负伤，但万幸是轻伤。乃木少将接到掩护团左翼的命令，急令诸部队掉转方向。一团一、二营作为第一线，三营后续从刘家店北方高地，对准其下方之敌前进。午后4点再次开战，互有激烈的交战。但敌凭借天险居高临下而射击，我军则从低处仰射，因不得地利之宜。此一团为了支援师团的转移作为左侧卫在运动，又转而为金州大道与复州大道之间右翼支队的右侧翼露营，实为不得已。此时实际已到晚8点。此日3点先发支队已完成任务，支队附属各队归属于十五团，另外有师团附属骑兵一个排，山炮一个连卫生队半部组成左翼支队，受步兵大佐河野好氏指挥，牵制金州大道正面之敌，即指挥二营行军冲入敌之炮兵阵地略取之。尚有敌之炮队居高开炮，炮兵六连长炮兵大尉中村武二氏指挥其队伍对战，终于使敌炮停止发射。尚有敌兵依据胸墙抵抗的，十五团长河野通好氏率队前进，攀断崖，到敌人背后攻击，敌惊跳。此时一团长步兵中佐隐岐重节氏，已破“破头山”之敌，攻占制高点，据此掩护师团主力之左侧。是日卫生队属军医长陆军军医监、医学博士菊池常三郎指挥，午前由广家屯出发，经亮甲店前进，10点30分我前卫刚与敌兵冲突到衣家店，暂时停止前进。前卫十五团增加半部卫生队，停于金州大道。主力转向复州路方向，与现师团主力一同午后7点50分到

乾河子露营。又第二野战病院至今没有到达的希望，且因其人员材料已用于患者收容所已不够充足，所以把第一野战病院一分为二，一半随主力继续向复州大道前进，另一半向金州大道前进，属于前卫及左侧支队。午后4点30分于刘家店开设包扎所，收容了步兵第一团伤员6名。此日因野战病院尚未到达，伤员转进包扎所宿营地衣家店停留。而且当天卫生队收容了3名普通患者和1名俘虏（是企图自杀，以石击头而受伤的王清福）。又据说卫生队的另一半于午前7时在金州大道关家店，收容伤员两名，其中1名是步兵一团二营副官大野尚义氏，在锁骨上部软组织贯枪伤。午后1点前进到东屯附近，在河滩上开设包扎所收容伤员5名，普通患者3名云。此日如前所述。第一师团山地中将登上了山岗临眺不久，忽又下山刚刚转向北。然而敌人却在西边，我等尚未知其方向，左顾右盼彷徨于岗上，此后随从山地将军，既而探知其究竟，原来察知敌军人数虽不甚多，但据险地居高临下，对我军不利，故今使十五团牵制正面之敌，师团主力避开敌人的注意力，采取从复州大路逼近敌之左翼之计划，午前11点下达命令曰：

- 一、敌军在从大和尚山北麓向北一带构筑防御阵地。
- 二、师团主力部队从衣家店三十里堡附近向金州前进。
- 三、金州大道支队及目下属于前卫的骑兵排、炮兵六连、卫生队半部归属十五团指挥，在刘家店附近牵制正面之敌，但工兵营只留下一个排，其余合于师团主力。
- 四、乃木少将率步兵第一团，由刘家店附近向复州大道前进，掩护师团左侧。
- 五、步兵二团一营由团长引率担任前卫，即刻出发向三十里堡前进附有七骑兵传令兵。
- 六、主力以步兵二团二营、炮兵团、步兵三团、卫生队半部、工兵营的顺序，离前卫500米行进。
- 七、大行李到衣家店后停止前进。
- 八、辎重两梯队沿师团主力的进路前进，必须跟上主力。

我在行进主力的先头。这一天，从午前就听见炮声，行进甚速，我只带宫崎幸麻吕一人，在岗上踟蹰之间，新万之助好不容易牵驴来到。这样在黄家庄儿出发时就听说因前边有敌军，此日之行仅为8公里左右，必须到石拉子宿营。于是把行军干粮和照相器材一块让挑夫挑上，由森金次郎右卫门监督，然而一直到午后两点尚未到达。师团主力已转向复州大道，我们必须在后边追上。然而军队行进非常神速，我们空腹疲劳，一步比一步慢起来，特别是此地丘陵起伏，道路极为险恶。开始与中央新闻记者大冈力氏一块儿下丘陵，因无路而殊难。又从山沟出去，好不容易到了军队行进的道上，暂时在路边停了一下，等森金到来。这时大冈氏已落后，右松有寿氏找来了，可是因为森金仍未到，所以又派新万之助去找。我与宫崎、右松等一起往前走。下一山岗到了广漠地带，稍行有一村落，又在此地等新万之助。少许新万之助快步带来了行军干粮，在岗上好不容易等到了森金，森金说挑夫还在几公里之后追不上来。时已将近下午4点，打开干粮稍医饥肠，既而通过村落，几乎没有道路，有一河流。及近看见一拐弯处，沿河只有一条小径，过小径又是前途无涯的旷野，日暮而途远，颇生望洋兴叹之感。又走了好几公里，沿前日看过的小和尚山山麓，借月光寻路，跟在炮兵的后边。走过沙子埋没靴子的难路坚持着到了三十里堡，时已夜11点。此地为三团的宿营地，民房悉被我军填满，然而不知师团司令部之所在。我与寻找司令部的18人相遇，想一同寻找其所在。过了三十里堡一公里，借月光一看，路上没有我军的足迹，同时前方炮声不绝。想来师团主力并非由此路前进，相顾无策，又转道往前走也无踪迹，在此越发无策。宫崎幸麻吕与右松氏一同到了三团本部，向官方打听师团司令部的下落，其将校回答说：“师团长阁下只告诉我们说向敌地方前进就走了，虽不知在何处，沿着电线走去肯定能找到。”此时我才知道有电线，借月光往前找果然见电杆，因系夜间不辨物色甚感不

便，这条电线可从复州通往大连湾及旅顺，我等登陆以来在中国还是第一次看见，于是一同相伴想沿着电杆找到司令部。后遇见从前边归来的新闻记者小崎、川上、山口之辈7人，听他们说，出了这个村路过一水源枯竭得一滴水也没有的大河，又上一丘，偶遇三团传令骑兵，问了，也不知道司令部所在。一路寻来，又遇该队副官，所答与前者一样。一会儿副官又回来报告说，此路没有马蹄印，师团行进恐怕是另外一边。他们已筋疲力尽，决定投三团在此宿营一宵。他说：“你们于今即使登上山岗也很难找到其所在，不如在此露营。”于是决心已定，找宿舍时，悉为兵舍，无有可住之家，终于一同进到草垛里，四方放下布帘，吃剩下的干粮，躺下后夜风吹来，难以入睡。我半夜起来想生火取暖，然而离敌太近，故严禁点燃篝火，仅点燃秫秸，与新闻记者围在一起以待天明。当时有宿营的士兵来喝问是谁，立即以实告之，兵士们热忱招待我们，让进他们的宿舍，生火烧毛豆同吃，我们一行也都起来相聚。然而此兵士为三团的一个班，有命令必须在今夜4点出发进攻金州。我们共同商议，决定跟随三团出发。师团主力则务必从衣家店的西南通过迂回曲折的难路，日落后到三十里堡，司令部在离此有4公里之多的乾河子驻营。以步兵少佐渡边腾垂氏为露营地司令官，即将前卫步兵二团设在十三里台近旁，主力在乾河子到三十里堡之间露营，以待明旦即将开战，因而下令曰：

- 一、师团明日攻击前方之敌；
- 二、刘家店的支队必须与主力相照应而行动；
- 三、乃木少将出复州大道到午前7点与主力会合；
- 四、前卫在目下的位置等待命令；

五、主力各队到午前7点必须于乾河子集合，但宿营于三十里堡的队伍必须按下列顺序来会合，又援助炮兵难行之路为工兵队的专责：

卫生队半部、山炮中队、步兵队、野炮队、工兵大队、人马无异常。

此夜敌军向前哨开炮，加上约50名骑兵企图夜袭，我前卫步

哨击退之。但此日行军 10 余公里道路险恶，人马皆乏，我等紧随其后，在路上看到数匹马倒毙于路旁其困难实为不可名状。外国人葛维尔氏的通讯记载了这次行军说，从午前 6 点到午后 9 点，几乎没有休息，继续行军，道路不是砂砾，就是岩石，单身骑马前进尚且困难，兵士等挎枪背包加上 180 发子弹，3 天的干粮，与我等同行，竟无怨言，谁又能对日本军队的忍耐力不吃惊。此夜露营之地，水井悉被清军填死，一滴水也不容易找到。终日遭遇非常困难的兵士，于此无水地露营，啃干粮。疲劳尚未消除，午前 3 点半启程赴战场，日本军之百战百胜何足怪哉云云。又山地师团长于攻陷金州城后对人说：侦察到复州大道敌军无不设防，急速强行军，但抄近道也得如此迂回实未预料到。故人马的疲劳不是没想到，但因时机不可失，翌日昧爽下达进攻的命令，神算不空，袭敌之不意，终于不损我兵，瞬间得以攻陷金州城，呜呼，将军之韬略可谓如神。

11 月 6 日 晴 金州为盛京省之西端，北纬 39 度，东经 121 度到 122 度之一大半岛。突出于海面其长 280 公里，其宽度约 100 公里，其端为旅顺口，金州城当为旅顺口陆上门户，东有碧流河与岫岩为界，距城 90 公里，西有旅顺口距城 50 公里，南隔直隶海峡与山东、直隶两省为界，城东的皮子窝、金厂、石槽、老鹳嘴、猴石煤矿、城西的羊头洼、小平岛、旅顺口，城南的大连湾、红上竣、太沽山等皆为著名的海口。山南有三生山、老铁山，东有大和尚山、垄山，连着老赫山，于西南有五岭子山，因而占形胜之雄，隶属于奉天府。

奉天府为禹域青州，虞舜分割青之东北为营州，周围肃慎氏之地。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今府治之东南皆为朝鲜之界。秦以营州为辽东郡，汉建置为辽西、辽东、乐浪、元菟四郡，今之府治为挹娄国，北为扶馀国，南至海滨，为沃沮国。而其辽东、乐浪、元菟三郡，府治之东南多为当时朝鲜境内，三国时隶属魏之平州，

晋末慕容康据之。后经前秦苻坚、后燕慕容垂、北燕冯跋的割据，元魏仍为辽东郡，隋初为高丽所据有，唐平高丽，置都督府九处，以安东都护统之。渤海大氏、保东、牟山、自固为今之府治的东山，先封天中渤海郡王，其后置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今之府治，建定沈二州，属定理府，辽置沈州昭德军，统乐郊、灵源二县隶属东京。金改为显德军，统乐郊、章义、辽滨、挹娄、双城五县。同隶属东京。元改为沈阳路，辽阳等处隶属行中书省，遂废诸县。明至今之辽阳，置辽东都指挥使司，统卫二十五州，今之府治为沈阳中卫之地，统蒲河、抚顺约 2000 户。清太祖天命十年，从辽阳迁至沈阳为盛京，顺治十年以辽东为辽阳府，设辽阳，海城两县；十四年裁辽阳府设奉天府，以府尹治之。康熙四年增置承德、盖平、开原、铁岭四县，改辽阳为州。雍正十二年建复州，又于金州卫设宁县，不久又撤去，设金州厅。其后，于其府治之南添新民厅，近年又于营口之地设海龙厅。现今领有：州二、厅三、县五，本府所辖疆域东至抚顺，40 余公里，西至宁远的土胡同山 390 公里，南至金州红头崖 365 公里，北至松花江 430 余公里。奉天城系于天聪五年，增拓明之沈阳城，其制内外为砖石，高 3 丈 5 尺厚 1 丈 8 尺女墙有 7 尺 5 寸，周围九华里 332 步，4 面垛口 651，敌楼 8 座，角楼 4 座。开 8 门，东门左曰抚近，右曰内治，南门左曰德盛，右曰天佑，西门左曰怀远，右曰外攘，北门左曰地载，右曰福胜。濠池宽 14 丈 5 尺，周围 5 公里 204 步，钟楼在福胜门里，鼓楼在地载门里。城内大街与 8 门相对，四四方方的，有水池 70 余处，人口约 20 万。对中国人来说其重要与北京相差无异，且此地为清帝历代的陵墓地，故屡有皇帝前来谒陵。据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所言，奉天府的所在地盛京省，除去大连湾及旅顺口驻扎的两守卫外，有步兵 23550 人和骑兵 13799 人，上述步兵的大半都携带外国武器，而骑兵携带欧洲式武器者仅不过其一小部分。又查阅中国的风土记，奉天府方圆八九清里，即约 34 英里，周围

有 35 清尺（1 清尺等于 14 英寸 1）高的土围子，土围子上有高为 7 尺 5 寸垛口，濠沟宽 145 尺，女墙高 7 尺 5 寸。同时前边提到的奉天城，每边有两座城门，各门上都有极美丽的数层城门楼。以供守备之用，而且本城各角都筑有角楼，这是东京朝日新闻登载的，抄译自《伦敦快报》中的一段，录下以备参考。金州城为仅次于凤凰城的清国第二坚城，明朝称榆林城，到清代为金州卫，系乾隆二十年前后修建，由巴氏营造其工程，雍正八年，招民垦荒，以为金州的钱粮。四方有穹窿形两重门，东为春和门，西为宁海门，南为承恩门，北为永安门，周围有濠沟，宽一丈许，不甚深仅有水而已，沙河在其北方，然而不足以赖做防御之用，筑造全为砖石坚牢壮大，东西约 600 多米，南北约 700 多米的长方形，高 3 丈，墙厚约 6 米，上部有成凸状凹状相重复的枪眼，墙上成  形，可以行走，宽不过 4 米，野炮可自由旋转，城廓周围约 20 余丁，三四处有圆形炮座，各配备克虏伯野炮及中国造的山炮，中国造的山炮有铭为太子太保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部堂肃毅伯李的字样。城楼分为 8 处，在城门楼及四隅，另有支着帐棚的值班兵士处五六个，东门一侧有炮兵及步兵卫，有副都统衙门，有协领衙门。

金州城为都统盛京将军管辖，副都统（二品官）驻在、协领（三品官）辅佐之。

金州厅明末称林城，隶隶山东籍，驻有巡检官执行诸般政事，清初为金州卫，雍正五年设巡检，驻在于此，管理一切政治事务，十二年改金州厅为宁海县，当时知县驻守此地，掌握刑、政权力，设八旗门，有城守尉，管理军事及领地。另设佐领防御骁骑等十二旗，皆为武职，道光二十四年又改为金州厅，为盛京将军管辖。则将军即海防同知（五品官）驻在，故又称金州厅为海防同知衙门，巡检（八品官）辅佐之。在我占领前有副统连顺、协领佛尔精额（满族）、海防同知谈广庆、巡检汤恂达等驻在。

金州的政治由以上两个衙门掌管。即副都统衙门掌管关于旗人的政务，海防同知即金州厅执行关于民事事项，副都统衙门为旗人所属高级官衙，协领衙门次之，即改城守尉为协领，在协领衙门有佐领（四品官年俸 125 两）、防御（五品官年俸 80 两）、骁骑校（六品年俸 60 两），于三官共同所属下有兵司，户司，以领催（官名）充任，其兵司则专掌军务，此外还掌管厘金税及船舶税的收入，户司掌管一般行政。租税除兵司不干涉者皆为户司所管。

海防同知衙门即金州厅为民人所属高级官衙，巡检衙门次之。金州厅在仓、户、兵、礼、刑、工、吏七房及快、捕、皂三课，其所属管理的分工为仓房：地租、征米；户房：户籍、土地及银纳税；兵房：船舶税、厘金税；礼房：教育、祭礼；刑房：刑名诉讼；工房：工程营缮；吏房：文书收发保管。而快课属兵房，掌管构传词讼；捕课属刑房，掌管逮捕犯人；皂课也属刑房，掌管刑状罚。巡检衙门只是辅佐，其主要职务为管理已判刑犯人。是为金州厅组织的概略。金州因系满洲之要冲，文武官吏一切皆不用汉人，悉为满族，即属于满族将军指挥的武官，以协领佛尔精额为首领。此外尚有廉某担任司政，此外有大人府，有黄旗官厅，有公路官厅，有海防分府，大小官衙屹立于市街之间，城内士农工商杂居，经营生计，金州户数约 3500，人口号称 1.8 万，皆在此城内，城外仅为二三百户。

城廓东边有巍巍的大和尚山、西控浩渺的港湾（金州湾），南北方全为高陵大山。对于城廓的戒备上不能不说是最不利的地形。城之三面为山岳或为丘阜，于此俯视，城内形势一目了然，而敌军以此孤城，赖以金汤铁壁，实为可怜。同时通往金州的道路除皮子窝之外还有复州、盖平、海城、牛庄等共两条大道。敌军侦察到我军从皮子窝前进，在金州大道的要害，距金州城 6 公里之多的大和尚山北麓钟家山筑起两处炮垒，据此而设防御阵地。根

据昨天捕获的敌骑兵携带的文件中有“倭兵 1000 多”来看，肯定是为了对此的守备。此两堡垒的敌军也不过 300 多人，这无疑是敌军以为我军可容易地被击破而做前哨的两座堡垒。故昨日刚发生小战斗，敌军即采取大攻势猛烈进击。今天午前 4 点，各部队从其露营地出发。于午前 6 点发起金州城总攻击的命令，已于昨夜由司令部下达。乃木少将的一队勇猛前进，冒敌军之正面，冲破其步兵阵地，河野大佐的一队奇略果断，乘隙冲击敌之背后，十五团一营衔枚迂回到敌军第一垒的右侧，越山涉谷数次；前卫步兵中尉伊藤柳太郎氏率领的一个排，虽路险兵疲，连长也发出原地休息的号令但不可止，继续前进。越一山不料竟离敌垒仅为 50 米处，于是不等命令即奋勇呐喊前进而猛袭之。敌军惊其不意，狼狽不知所措，不久虽有枪炮抵抗，最终还是弃下堡垒逃跑。此时因有两发炮弹在敌垒之中心炸裂，敌军颇为惊惶，有退却之意，于是机不可失，十五团一营如疾风般向前冲锋，终于攻陷第一炮垒。而这两发炮弹原来是左翼支队的炮兵第六连，暗夜迷路，试着在高地发射 4 发巨弹。不知弹着点在何处，继续前进。其中两发碰巧击中敌垒，连长中村中尉叹曰：“是乃天助我也。”一军士气为之昂然。此役实为伊藤中尉首先登上，亲斩敌 3 人，其勇壮之情可想而知。第二垒为一营一连栗屋中尉先登，第一垒二垒之间为悬崖绝壁，虽不易上下，勇壮猛烈的先登者伊藤中尉犹要下崖闯入敌垒，连长阻止了他，以栗屋中尉代为突破，轻易夺得第二垒。由第一垒向第二垒转移时，二连频频开火掩护，敌军不管我军的突进，犹要向地雷导火线上喷火，危机一发其危险不可言状，于是我军逡巡不能前进，一营长斋藤少佐猛喝一声激励我军跃入敌垒，一刀之下斩杀了点火的敌兵。拭去刀血一看可能是从头部一直砍到牙齿，刀刃稍有损坏，其刀长 3 尺多。其人即勇将斋藤少佐，身材肥大，面如朱赤，银发如针，一见可知为一伟丈夫。于是第一垒第二垒全被攻陷，归于我十五团之手，时已午前 6 点 30

分。遗弃在第一垒的有克虏伯野炮三门，山炮一门，第二垒有克虏伯野炮一门，山炮两门，弹药如山。支队继续开枪追击逃敌，敌军向复州大道的山里或者旅顺方向败走。师团主力的前哨于此日午前零点看见敌之步兵 50 余人，六中队立即击退了他们。同时师团长得到步兵一团到复州大道与主力会合不利的情报，又命乃木少将指挥其部下一团及刘家店支队根据主力的行动进止。又派骑兵一个排到复州大道，师团长意欲进攻金州城，于午前 7 点从乾河子出发，使西少将率领二团炮兵连前进，因而下令曰：

一、师团准备攻击金州地；

二、炮兵五连附属于步兵二团，由西少将率领，在大道之左，占领金州城最近的高地；

三、炮兵团于大道之西，做好对准北门布置炮列；

四、主力的其余诸队开进到十三里台之南。

师团主力右翼军即二团、三团是日黎明进攻复州街道，左翼军金州支队即十五团，攻陷敌之两座炮垒，奋勇追击逃敌，在到达距金州城 4 公里的地方时，恰好主力到达复州大道 8 里庄附近，在其先头的步兵二团，团长步兵大佐伊濑知好成氏率队前进。8 点到北门外的村头，向金州城射击。敌军由城里频频开炮抵抗，同时乃木少将河野大佐两队合为一处，占领东山。金州大道的山炮两个连（第五、第六）在距城 1200 米的道路的左右，即炮兵第五连长大尉木村丑德氏在城东北高地，炮兵第六连长大尉中村武一氏在北方高地布好炮列，以 6 门山炮开始发射。接着野战炮兵团长大佐今津孝则氏与山地中将一同到城北占据 1500 米的北面两山岗。野炮 4 个连（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的野炮，在金州西方即山炮阵地的近旁布下炮列，连长大尉白石长治，连长长井默，连长藤室松次郎，连长山冈重寿诸人皆据高地列阵，下瞰城内一目了然毫无一物障目，于是从第一至第六连整好队列，团长在一瞬之间即可指挥野炮 24 门、山炮 12 门，总计 36 门，9 点 32

分，全把炮口并排对准金州城东北角，众炮齐发。其声响有如万雷炸开，天柱摧，地维折，山河为之震动，子弹如雨，炮烟满天，光景甚为凄惨。从城内也不时开克虏伯炮应战。炮击约 30 分钟，城上的圆形炮台全被摧毁，敌军突然停止发火，显出退却之状。攻陷金州城实为炮兵之功居多。师团长山地中将正在岗上观察战况，突然一鞭策马跑下山岗，急令诸队总进攻，其命令曰：

敌军正由城西门在败退；

步兵三团增附炮兵第四、五连，由城之西北角追击敌军；

工兵大队在城墙开辟出入道路；

步兵二团从城北门侵入到对面集合；

步兵一旅长指挥的各队一边警戒，一边向城东南角前进；

炮兵团在我步兵占领南高地时必须到城北门旁。

立刻命令号手吹进军号，各队号手皆应之，各方面一齐呐喊前进，使炮兵二连属于作为预备队的三团，经城西追击向旅顺方向退之敌军。我突击队刚一到城廓的东北面，城壁高 3 丈余，用坚固的砖石筑成，陡立不可能攀登，城门紧闭，从城墙的枪眼开枪以防我军。二团长大佐伊瀨地好成氏率其队逼近北门，但因大门闭不可入，因而暂退，与墙上之敌战，等待城门的破坏，既而我工兵代之逼近城门。工兵营长村田久一氏命令一连工兵大中岛久敬氏率队破开城门。如果提前知道此国筑城如此之坚固，或者用工兵爆破，或者是用其他方法如采取能够进城的工程，师团长于事前也是这样命令的。此时守城兵由于害怕从金州路支队和师团主力两方面猛烈的炮击，大炮的射击开始消沉继而至于绝响，只有用步枪防御而已。在此瞬间师团长传令工兵，中岛连长立刻奉命，越过步兵第一线，突然靠近城门，一为在城门下放置炸药爆破，二为抛悬云梯于城墙之上从而攀登进城，如第一方略不奏效即采用第二方略，于是中队长在城外民房背后召集工兵着手准备装置，带领二三名下士靠近城墙侦察，忽然发现地上铺设的地雷，

立即切断其导火线，与此同时炸药已装好，而第二个方略云梯的材料也收集齐全，须臾工兵中尉高野由松氏命令部下爆破城门，轰然一声巨响犹如百雷堕下，两扇城门很容易被炸开，此时上等兵小野口德次氏虽伤一臂但毫无畏惧，终于装药点火，第一道门既破，爆破第二道门又有何难，战士勇气倍增，各自冲破硝烟，立刻进到第二道门。敌军此时或已疲于射击，或许弹药已尽，从城门楼扔下瓦块抵抗。此者为工兵大尉中岛文敬、工兵中尉天野田孙一、工兵中尉西川勇、二等军曹吉田稔、二等军曹佐藤三郎、上等兵冲熊吉、上等兵小野口德次、上等兵石田林藏等之功勋。于是伊濑知二团长率领麾下之兵呐喊前进。但其身已在敌军的地雷火线上，虽已明知但其势不能退却，即猛进突入城门，幸免遭地雷爆炸之难。后来一海军士官说：“桦山中将先前驾舰越过敌之水雷舰，今有伊濑知大佐越过敌军之地雷线，可谓无独有偶，真是陆海军的好一对”。（敷设此地的地雷仅为六七平方米，工兵立刻切断其12条线，已不能发火，清兵埋设地雷极多，然而我军无一陷入此难，其装置皆为旧式平坦地雷装入铁罐埋在地下，敌军看有人踏上以后才拉导火线，不像我国只要人马一踏上就立刻爆炸，伊藤大佐免于难亦由此原因。）同时工兵一队登上城门楼以告占领，另一队前进到东门，引导我军，二团的兵也到了东门。当此时二团的步兵少尉吉田梶次郎氏率领其部下前进，进入城前一村，越过3面高八九尺的石墙，逼近城之西隅，少尉最先脱掉靴子，赤脚用手抓住砖缝攀登上高3丈余的城墙，部下兵卒也相继攀登，跃入城内，获大炮一门弹药若干，时为午前9点10分，此为金州城的第一先登。乃木少将率一团冒险逼近东门，门扇从内部开启，因此未曾破坏，大声呐喊冲入城内，乃木少将悠然横枪进入城门，其状难以形容，于是城内敌军俱都惊溃，争相由西门逃走，终于坚固的金州城也在一呼之下全部陷落，时已午前10点。同时十五团长河野大佐率其队占领城东南高地。最可怜的是因城门紧锁，城

中人民不能逃脱，死于爆炸的炮弹者甚多。妇幼亦有数人，一家母子三口并排倒毙，还有一口气的合掌请求饶命。用炸药刚一炸开北门时黑烟滚滚，方寸不辨，我军呐喊冲入时，城内妇幼正欲逃往城外，其间被蹂躏而死者不在少数。午前11点西少将步兵三团、山炮野炮各一连、骑兵一个排追击逃兵到南关岭，其先间在苏家屯^⑨据高地与敌军炮兵交战并击退之，扼旅顺大道。午前两点半山地师团长召集各部队于南门外广场，下达命令曰：

一、敌军向旅顺方向败走；

二、师团在金州附近露营；

三、骑兵一连中的一个排，工兵二连的半部归属步兵一团，同归乃木少将指挥，派遣向和尚岛，其任务为占领该地海岸炮台；

四、骑兵一连的一个排，工兵一连卫生队的半部归属步兵十五团，派遣到大蓝山半岛；

五、西少将指挥步兵三团，骑兵一连的一个排，炮兵第四连第五连在苏家屯附近警戒旅顺方面；

六、其余部队于高家窑露营，露营司令官为步兵二团长，紧急集合地为高家窑之东。

乃木少将率领的步兵一团，骑兵一个排，工兵一个连，卫生队的半部，警戒和尚岛方面，于城南露营；步兵十五团，骑兵一个排，工兵一个连，卫生队半部由河野大佐率领，警戒徐家山炮台，于城东露营（徐家山炮台为光绪十七年德国人汉涅根设计而成，有15厘米的克虏伯炮4门，另外还有口径7厘米的克虏伯野炮4门，旧式四斤山炮4门，弹药堆积如山。许多机枪附属品之类，刚刚从外国运来还没有开箱。克虏伯野炮的炮弹上印着天津器械局的字样）。是日我在午前4点从金州大道三十里堡出发，跟着三团行进。可是毛驴累得走不动，驮的东西不时从驴背上滚下来，在路旁整理的时候，已和部队落下好几百米，过一艰险山岗到一村落，这即是乾河子，为昨天师团司令部宿营之地。刚一到此地日已东升，前边炮声频频传来，响声极大，当时森金次郎右

卫门为了找我，到后边来会合。我大喜问照相器材的所在，森金哭丧着脸说，昨夜两点多钟他孤身一人到此地，问司令部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于是大为操心寝食不安以待天明。现在找到了我高兴得不得了，可挑夫疲乏得一步也走不动，不得已让他们在十五六公里前边的一个村落中住下，自己单身千辛万苦才到此地，于是我大为失望。然而森金披星戴月孤身越险而不顾自己，为我所尽的诚心实在使人感动有余，于是我和宫崎、新、森金四人成为一行。但因为还没吃早饭，进到昨夜工兵的营舍一民户中，要了些开水，吃了行军干粮。此地缺乏饮用水，隔数百米处有一眼井，另外司令部宿营的民户旁亦有一眼井，昨夜打水时误将火油灯掉到井里，因为有火油味已不能饮用，至此山地团长才觉察到将要为饮水缺乏而大为困扰。各自吃完早饭走了一二百米，路边有一民户，这就是司令部的营舍。到前边一看，寂静得好像无人，进门看见仅有两名当地居民。问他们司令部的人哪儿去了，他们说昨夜4点往金州城方向走了。这时战斗正酣，炮声如霹雳一般，天地为之震动，两个当地居民吓得不知所措，看样子好像把家财收拾起来，将要逃去。我因战斗既酣而器材尚未到达，因此不能达到目的，遗憾莫过于此。于是4人蹙额相商，森金去迎挑夫，我带宫崎、新二人向金州城前进。然而毛驴累得不堪重荷，想拿下一些我们3人背着又怕走不快。正在不知所措之际，幸好昨夜田中副官因病用担架抬走，送他们的军夫中有一人住在这里，花钱雇了他又捉了这家的一个人，让他们背上，又在这家买了三只鸡，启程向金州方面前进，由此地到金州的道路为下坡，平坦乾爽不难行走。正午12点40分到八里庄，还能不时听到炮声，我还不知道已攻陷金州城，进到路上左边高处一民户家吃午饭。刚到这家，家人恐惶，赶快关门，妇女啼哭哀告，晓以我军决不伤害无辜，才了解其意，烧开水煮鸭子又拿出黄米粘糕，并且摘了院子里的葡萄款待我们，甚为殷勤，在此稍事休息，但从乾河子一

块来的当地人不知去向。他一听炮声就战栗，不愿到金州去，所以瞅空子跑得无影无踪。给了房东银元，谢了他的厚意出来到了金州城外，已午后两点 25 分。先到设在北门外的包扎所，看治疗伤员的情况，卫生队此日从乾河子出发，午前 10 点 30 分，早已在北关外开设包扎所，收容伤员两名，脑贫血患者 5 名（午后 4 点在金州城内，兵备分司衙门设临时病院，伤员都转送到这里，同时步兵一团 1 名兵卒被临时病院收容）。同时第一野战医院第二半部在刘家店收容了卫生队第二半部的伤病员，在 5 日 6 日的战斗中我伤员合计 19 名，其中死亡 2 名，伤员 19 名中军官 1 名，下士 1 名，兵卒 17 名。其余人名如下：

左颈骨贯通枪伤

步兵一团二营副官 步兵中尉 大野尚义

左大腿下部贯通枪伤 步兵七连

一等兵 龙泽竹一

左大腿下部育管枪伤 步兵七连

一等兵 吉井政次

臂部软组织贯通枪伤 步兵一连

一等兵 桥本吉藏

左肩胛育管枪伤 步兵七连

一等兵 北上源之助

步兵五连

一等兵 吉田芳次郎（死）

右小腿及右踝关节贯通枪伤 步兵五连

上等兵 大冢弥一

颜面贯通枪伤 步兵五连

上等兵 新井重太郎

腹部及左前膊贯通枪伤 步兵五连

上等兵 伊藤禅机（6 日午前 11 点收容，午后 5 点死亡）

左小腿育管枪伤 步兵三连

一等兵 高砂利长次

右手部贯通枪伤兼折 步兵一连

二等兵 长冈市作

颈部擦过枪伤 步兵十五团三连

一等兵 比田兼太郎

右小腿育管枪伤兼骨折，子弹未取出来 步兵一团一连

上等兵 监物道太郎

足趾擦过枪伤 步兵三团四连

一等军曹 高井弥吉

左上腿贯通枪伤 步兵十五团六连

一等兵 林德弥

左大腿贯通枪伤 工兵一营一连

一等兵 小野口德次

右下肢贯通枪伤 步兵一团三连

一等兵 浦野仁兵卫

右手掌切伤兼左手贯通枪伤 步兵一团三连

上等兵 高木福太郎

(原文伤处缺一译者) 步兵十五团二连

二等兵 松桥幸重

敌军之伤亡虽不甚详细，但被金州城内外卫生员救护的约有16名，死于路上的在我军监视之下埋葬。其他城内群众被我炮弹打死打伤者数十名，伤者10余名卫生员都给予适当治疗并令其各自回家。尽管我军对敌军如此宽大，先前在朝鲜平壤之役袭击了我卫生队，于今也在东屯附近战斗之际清兵狙击了卫生队第二半部担架兵，于是没有别的办法不得已只好用手枪还击或挥舞刀剑以应之，终于击毙敌兵1名、俘虏4名，以及其他兵器弹药马匹旗帜等，而万幸担架兵得以无事。呜呼，证明局外中立的光荣的红十字徽号，对于如此愚昧无知的野蛮国，竟毫无作用，以至于军医、药剂师之手也不得不舞枪弄剑，实为不胜感叹。我出了包扎所，进金州城，城内外路上丢弃的军装，散乱的枪剑不计其数，同时遗弃的各式各样的大旗甚多，此为在城头插上几百面而虚张

其势的。城破之前城门口都有哨兵把守，凡市民准备逃出者悉被纠问治罪。当天城将为阻止城内兵逃遁，四门紧闭。市民虽想出城逃难也不可能，大半藏在家里不敢出门。我军刚一进城对那些打开城门想跑出去逃难的人，因难以分辨兵民全部扣留。我军 36 门大炮一开炮，炮弹飞散炸裂，人们吓得跑出门外，立即撞上炸裂的弹片而负伤。特别是妇女已感到难免其难，有喝鸦片烟自杀的，也有投井的，现在我看到城内外不少妇女死亡。南门外一家父母孩子 3 口躺在一起殉难，其状实为惨不忍睹。自从花园口登陆以后，几乎没看见过妇女影子。于今金州城内有许多妇幼，可能是盲目相信清兵的精锐所致，或者守兵根本不许逃难，真是可怜之极。又在南门里看见俘虏被绑在门柱子上的，看见扔在地上各处的枪托。清兵也有勇猛顽固的，我军追上后让他缴枪，他一看无法抵抗下去，就把枪托砸碎而逃。出南门外在城门旁看见有妇女在哭泣，又看见一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殒在路上。往前走到空地，在此处大山军司令官，山地第一师团长以下各部队都集合一起，继而各按部署，警戒城内外，骑兵在距金州城数公里南关岭附近布哨兵线。以东门内副都统衙门充做第二军司令部，师团司令部设在西门外小城骑兵军官的住宅。我等一行新闻记者的营舍在西门一商家，城内有师团兵一个连充任警戒，属团部指挥，于是各部各就其位。据守城清兵俘虏讲，副都统连顺派一个营的旗兵守金州城，称之为“楚军”，新募兵有 10 营（一营平时 500 人，战时 400 人）。其中骑兵 1 个营，步兵 4 个营，由徐邦道统率，作为援兵，清历九月二十七日（我 10 月 25 日左右）到此城的五营由赵庆业、徐方道（应为徐邦道）在金州大道的炮台以御我军。赵守备大连炮台（或云赵怀义方营，“铭字军”率兵守备大连湾炮台，城外有穿铭字准军制服的战死者，也许大连湾的守兵也来增援），此外有骑兵 500，抬炮马队 250。抬炮马队的叫法虽不甚明了，可能像我们的野炮队一样，还有老兵一百二三十。新募兵在 8 月左

右从直隶省新募兵派遣而来此，刚一听到我军攻击金州城的炮声就吓得立即逃走。在金州大道及城内始终抵抗我军的为老兵、骑兵及 600 常备军，那些新募兵毫无用处。同时敌军的指挥部署也失当，因不知我军从复州大道来，故全力放在金州大道，不顾后方，在红崖子（金州支队所向方向之处）配备 3 个营，在南门外配备 1 个营，石门子（也是金州大道）配备 1 个营，清兵只要一脱下制服，里边通常为青色便服，区别不出兵民。（中国人的军制服系我国古代的武士的礼服，下身为前开口的裙子，步兵为红色，骑兵用青色，后背有蜡染布的圆形书写队号曰“铭字军”、曰“亲兵”、曰“怀字军”）从此夜到翌日早晨俘虏 280 名。8 日师团司令部副官完成了详细的调查，留下了认定为士兵的，其他全部释放，真正作为俘虏留下的仅为 16 名。这是根据我宽仁大度的原则处理的，其中 4 名伤员立即送野战医院治疗。敌军死者其数虽不详，但兵民相混大约不下 200 人。一般巷战时死者较多为常见，但这次战斗死者如此稀少，实为居民之幸。可战后到郊野则敌军的尸体散乱在各处，都被野狗拖走只剩下骨头，其悲惨之状笔墨难书，不久我宪兵赶到，都归到一处埋葬之。敌军伤员虽不得而知，看来清人比我日本人一般对伤痛的感觉好像轻得多，因而负重伤的人也能边流血，边逃跑者甚多。是日分别虏获步枪大约 1000 挺，其中德国造 1071 年（应为 1871 年——译者）式毛瑟枪居多，英国恩比尔枪改良 6 连发次之，又有机枪“雷鸣通”式若干，大炮、轻重炮合计 129 门，这些都可为我用，其中有机卡特林炮 16 门，这是金陵兵器局制造的，一回也未使用的新制品。而海岸炮却只有德国的克虏伯式的一种。弹药，如大小炮弹非常多，还没来得及详细统计，都放在兵营炮台，寺院或者城之四门，还有来不及做炮弹的大炮火药，枪火药，亦甚多。又粮秣为南京米，粗细合计 2000 石，如果再仔细调查一下可能还能多出好几石。活捉军马 85 匹，其中适合我军使用的仅为 15 匹（这些马多为白马，为

骑兵的坐骑，个头矮，毛深，腿也短，比我国的马可谓劣马）。地雷 20 个，又城内藏有很多弓箭，这是从古以来就保存下来的，并不是为了现在使用的。箭有竹木两种，有 3 翅、多翅的，同时箭杆细小而长，都不适用现代战争。以上为当时新闻记者记下来的，后来完成了详细的调查，得以看见大本营公布的第二百零一号，抄录于此：

计开

怀字军正副前后左右共六营 3000 人

怀字步小队一哨 200 人

怀字骑小队一哨 50 人

此兵由原“铭字右军”统领赵怀业指挥，守和尚岛、老龙头、黄山炮台等

拱卫营步队三营 1500 人

拱卫炮队一营 500 人

拱卫马兵一营 250 人

此兵由直隶正定镇总兵徐邦道指挥，驻屯在徐家山炮台，及金州城南的铭字军旧营

铭字军六哨 600 人

此兵为大连湾的炮兵

八旗练兵 500 人

八旗马队 100 人

楚军步队 若干

楚军马队 若干

此兵由副都统连顺指挥守金州城。这之前山西大同镇总兵程之伟，率步兵 6 个营，骑兵 1 个营总数 3250 人，由陆路开赴旅顺口。听说我军已登陆，畏惧逡巡，在我军攻克金州的第二天，终于从五十里堡（距金州 25 公里）返回，向营口方向撤去。

金州为殷富之城，民户 3000，有官厅，有衙门，高楼大厦很多，因为战乱，清民大都四散。店铺关门，买卖停业，因为清兵

粗暴行为所扰，因而也就害怕我军伤害。但由于我文明义兵，不仅不伤害无辜的清民，反而多方面抚恤，保护颇为周到，清民逐渐归来稳定下来，感我恩惠，不久就恢复以前的繁华。清民一般都顺良，常常控诉清兵的粗暴。金州入城后，妇女儿童商贾等负枪伤者，看见我红十字会的徽章，陆续请求救护：

俘获的步骑炮兵 16 人

其中

步兵 14 人 骑兵 1 人

炮兵 1 人 马 85 匹

步枪 2012 挺

大炮 107 门

炮弹 36060 枚

枪弹 4248600 枚

又弹药 33814300 箱，米为 3210 包，其他粮秣货币杂具，不胜枚举。

据说李鸿章在这以前本月 2 日，曾命令 7 个营（3500 人）救援金州城，其兵到普兰店时，金州城早已陷落。又金州城守将廉某说是 6 日午前 7 点在旅顺口有参加军事会议的约会，以此为由，留下了到他归城之期绝对不许开启城之四门的严格命令，乘马车到大连湾去了，这是先期逃走了。现在再说说城里的情况，有通东西南北的大路，中央十字街南有圣帝庙，在庙门上有铜像大书圣帝庙，其两侧有小台阶，挂着写有“前明正德拾伍年重修大清光绪拾柒年敬立”的匾额，门前放置一对狮子，已经很旧。由于人们的抚摩，耳鼻口眼已不可分辨，为圆滑的石头制成。门内树有重修碑四基，社殿虽不甚壮大，建筑颇为华丽。通衢之商店皆关门闭户极为寂静。午后 4 点 30 分，我到了西门里营舍，此家贩卖陶磁器及其他杂货，家人都在，没有逃走。后院又有一趟房屋，这是家属的住宅，因有妇女居住不能入内。中庭有葡萄架其粒极大呈青白色，其味之甜美，非我国所产之可比。此夜因没有寝室，铺了一些玉米秸在泥土地上，盖上毛毯就寝。晚上 11 点，森金次

郎右卫到达，挑夫两人也跟来。森金从乾河子分开以后去迎挑夫，两人都因极度疲劳不能再走，于是买了一头毛驴，分了一些货物驮上，又亲自背了一些，千辛万苦才来到。有什么办法呢！金州的战斗，胜败已见分晓，现已占领敌人的根据地，已经宿营，森金大为失望无言可对。今天之事，是我毕生的一大遗憾，然而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但愿在今后的战斗里能补偿万一，安慰了他们以待天明。

是日中西京次郎午前 8 点从花园口回航到皮子窝，乘小船划过四五公里的浅滩到 11 点登陆，午后 3 点开始卸货，午后 6 点才完。其使用的小艇是清兵企图往九连城海运兵器作为运载工具的，到达离该城尚有 8 公里的地方，听说城已被攻陷，不得已烧掉了全部武器，仓皇逃往叫作“八角”的地方，被我运输船“长门丸”发现，命令他们说，要在皮子窝卸货，暂借小艇使用 4 天，船员败兵 80 人虽一齐号泣请求饶命，但强令他们借给我们使用，这才方便了向陆地卸货，另外还捉了 1 艘清国小汽船，以代替小艇使用。

11 月 7 日 晴 大连湾距金州城仅为 12 公里，有如唇齿，故大连湾失守，金州城也决不能保全，金州城失守，大连湾也保不住，此为天然的形势其理最易明白。同时大连湾在旅顺口以东，北中国盛京省沿岸第一良港，为旅顺半岛之要害。先前清咸丰十年即西历 1859 年英法联军（咸丰十年应为 1860 年——译者）进渤海时，先使远征队进入此湾，上陆休养，想据以作为根据地。宽 8 海里，长十二三海里，湾口岛屿棋布，颇有避风之便，东南稍空旷，虽不能说不稍受东南风之影响，但因冬季多北风，如果我军能够占领此地，距门司港 580 英里，仅用 4 昼夜即可到达，足以做最理想的停泊地。故清国也大有鉴于当时的失败，注意海防不敢怠慢，筑起数处坚垒，其要害不亚于旅顺。而且今次与我国产生争端，又增设炮台，前后合计有 8 个垒，在湾之周围。其中大

的为和尚岛台，威严位于中央；老龙山台立于南方；徐家山台位于北方，其中老龙山虽距金州城有 28 公里之远，与和尚岛、徐家山并列近在 12 公里处，其装备的炮，大的有 21 厘米，小的也不下 15 厘米，若有精练的炮手，熟练的操纵，敌舰决不能突入此海门。现在在其狭隘的湾口遍布水雷，以防我军来袭，又在陆上也有类似的要害和数处壁垒及兵营。若有精锐勇武的兵士一个连死守，足以抵御一个师团的士兵。外国人也由不得评论说：此台实际上是欧洲最新式的构造，其完美虽亚丁、直布罗陀、克隆斯塔德也远远不及。以千人固守之，月余可防 3 万之敌，倘以敢死之士 3000 据此垒，熟练的操纵之，恐怕以日本全军攻之，也难轻易攻陷^⑤。

英国人某所著《北中国战争记》，有 TALIN 湾^⑥，在此抄出以供参考，书中写道，以在此辽东极南的半岛，定为英军上溯白河前的驻地。在其半岛有一美湾，定名为 TALIN 湾。所以如此，究竟出于什么原因，想来除了根据耶稣教会的僧侣所作地图之外，没有可以解释的方法，而且方今虽当地居民也无人敢于解释其来由，况且我就此事跟他们谈起的时候，屡遭他们嘲笑。在耶稣教会的旧图上看到起名叫 TALIN 湾是数湾连接之意，于今因为什么起这个名字，中国人是否理解，姑且不论。说说 TALIN 的景物，此湾为停泊船舶的适宜场所。其湾口向东南，南北 9 英里，东西 13 英里多。同时其湾口直径为 12 英里，有 3 个小岛散在其间，挡住了刮东南风时的激浪。湾岸成凸凹形，又有几个小湾，最适宜停泊船只，并且也易于兵士登陆。东南有维克多利亞湾，在东北并排有汉渡湾及佩鲁湾，南有在俄金湾与佩鲁湾之间的普斯塔湾等。陆地的西边和东北角逐渐向海面倾斜，其余皆为悬崖绝壁多岩石，而且 TALIN 湾其两端很长有半岛突出海湾朝向湾口，互相离得都比较近。岸右边多为有分层的石灰石，成为层岩的石块散在各地，其地质为地质学者称作所谓变化质。丘陵虽无大树，草木繁

茂，郁郁葱葱，使人心旷神怡，且散在各处的村落，种植颇为高大的树木。在攀援山坡时，娇柔的石竹颇多，有人偶然踩坏了它，有人去摘盛开烂漫的蔷薇被刺伤了手。其花红白相混，悦人耳目，香气浓郁扑鼻，殊极佳趣，故不觉欢呼道：“啊，对植物学家是一处多么好的地方！”继而登上丘陵之上一望，数艘巨轮停泊在平静的碧波之上，许多小船宛如晓星点缀在天空一般，散布于各处。在陆地附近丛林中耳闻羽毛上有线条的杜鹃的叫声，听来更为幽远，在欧洲之日也曾听过它的叫声，想起旧时之情景，不由得产生了思乡之念。同时，想到此次使尔等出发的理由，是用俨然停泊的船只以雪我本国之耻辱时，自然而然产生了奋勇报国之志。正在心神恍惚忘我之际，忽然有羽声掠过耳边飞去，是为何物？乃天已迟暮将要归巢的山鸠，时已红日西倾，群燕飞翔哀叫，好像叫人们停止操劳，应当回到山谷间的住处休息。又在东北有一山岳从平原中突起，高约 2000 英尺，遥耸云际，附近诸山皆在其下，即此处的名山。西洋人命名为“圣普通斯比”，中国人称为大黑山。TALIN 湾即为大连湾。大黑山的绿色，此时正当盛夏不用说应当有繁茂的杨柳。可能在建造炮台之前此丘陵上也许有过不少的树木。

昨日金州城已被攻陷，决定继续攻击和尚岛及徐家山两炮台。山地师第一师团长立即布置队伍如下：

进攻和尚岛炮台支队

为步兵第一团、骑兵一个排、工兵一个连、卫生队半部由乃木少将率领；

攻击徐家山炮台支队

为步兵十五团、骑兵一个排、工兵一个连、卫生队半部，由河野大佐率领；

旅顺口大道支队

为步兵三团、骑兵一个排、工兵两个连，由西少将率领，对旅顺口半岛守备。其他诸队在金州城南做好准备。

于是此日午前2点乃木少将对其部队发出进军号令，河野大佐亦率一支队向大连湾的大蓝山台进发。此役敌军据坚牢巩固的炮台而防御，我军必须紧逼敌营而夺取之。各军官兵士互相决心死战，有的把行李托付给战友作为遗物，有的把卷烟分得一支不剩，也不带午饭和干粮，悲壮凛然无一想生还者。第一团的步兵午前4点结束出发，从金州方面，各营分别一个营一个营地从一条道衔枚而进。敌军从山上向金州方面，即我军进路开了两炮，一发落于我军前方立刻爆炸，硝烟滚滚，然而万幸我军无一伤者。不久，山上营内频起一阵一阵的钟声，这也许是敌军开启炮门准备射击的信号，颇抱疑惧之念。时天尚未亮，众人乘暗屏息，攻到山麓立即向山上炮台进攻，如果现在敌军的巨炮在脚下轰响，身躯将立即化为粉。各自分外小心，逐渐逼近垒壁，阖然无有人声，巨炮空向天空，犹如蛟龙睡着了一般。于是破大栅门，打开铁门侵入，搜检炮台及兵营，敌人已踪影皆无，只有步枪及其军械散乱在各处。木然自失良久，于是我军不放一枪，兵不血刃，先攻陷和尚岛炮台，其他各炮台也被我军全部占领，时为正午12点。和尚岛炮台为步兵一团攻击目标，其西炮台为二、三炮台为十一、十二两个连占领。大连湾各方面悉为我有，因而我攻击队员只留下少数守备队，奏凯歌回金州城。我第一师团使一团九连的兵若干担任守备。回想，敌军的两发炮弹，以及连续不断的钟声，并非对我应战的警报，反而是第一声炮为做好准备逃跑的准备，第二声炮为从后面一齐逃跑的信号。此役虽无死伤者，却有一个意料不到的伤员。这是一个上等兵，开始我军刚一占领炮台，有一俘虏要求说：“放了我，我愿为贵军效劳。”兵士还没完全解开绳子，俘虏突然拔出站在旁边的翻译官的佩刀向翻译官砍去。翻译官虽幸而没有伤着，可是看见这种情形的上等兵某上去搂住俘虏的后腰，按住他的双手，翻译官愤怒之余，用右手取出短枪朝俘虏的腹部狠狠开了一枪，于是俘虏当场毙命，射透他的腹部子弹的余势使

抱住他的上等兵右腕负重伤。

同时我舰队曾与第二军有约，当7日攻击大连湾时，舰队从海面支援。如我军达到占领的目的时，在湾头一峰上使国旗飘扬作为信号。当时我舰队在距大连湾35里，为我舰队的集合地点，前后形成单纵列的阵形，旗舰“桥立”走在最前头，“千代田”、“严岛”、“浪速”、“松岛”继之，中间插进第四游击队，“扶桑”、“葛城”、“金刚”、“高雄”的第二游击队相继跟上。第三游击队派遣去保护陆兵运输船，舰队全部17只，舰与舰的距离大约400米，速度约8节，遮蔽敌海，首尾相接，向大连湾行进，恰如蜿蜒之长蛇直驱向前。同时“筑紫”、“赤城”、“摩耶”三舰从大连湾口，“鸟海”、“大岛”二舰从大连湾之东“基尔”湾口，并排前进。筑紫舰首先炮击大连湾头的信号台，接着从赤城、摩耶、大岛、鸟海的大炮轰然连发夹击大连湾。但敌军炮台寂然无声，才知道湾内已无一兵，各炮舰停止射击进入湾内，我数只水雷艇早已在湾内抛锚，于是尾随我舰队来到湾口。旁观炮击的英舰“塞班号”和德舰“亚利山大”号皆木然，德舰向基尔湾附近退去，英舰向芝罘方向开去。因金州失守，奉天将军裕禄上奏清廷按察诸将的过失，请求厉行黜罚，自己也请罪。至翌月清帝发来上谕曰：副都统连顺作为金州守将，虽因防战而负重伤，竟至城池失守，以失职而革职，但允许留在军内立功赎罪。提督程之伟不能及时赶到金州赴援，交刑部严加处罚，赵怀业作为大连的守将，怠慢赴援金州的任务，且其兵败走时，恣意横暴掠夺，押送北京受审。协领程修、茂蕃往金州护送援兵，因失掉时机交刑部严加追究。裕禄身为盛京全省总督，使部僚犯此过失，怠于应付缓急之变也不得推卸责任，交刑部依律定罪。

此日，我因为昨天攻击金州时照相器材尚未到达，终于没能达到目的实在无法消除这个遗憾，而听说今天要攻击大连湾炮台，实在痛快，我能达到目的就在今天。拂晓出来到了师团司令部，带

领宫崎幸麻吕、森金次郎右卫门和一名挑夫拿着器械。少时，山地师团长及参谋副官都骑马出发，我等随其后，沿西门外城壕向南方。壕内敌尸两具，据说昨夜俘虏企图逃走，过壕沟时被枪杀。到了城南三四百米的空场，师团长驻马，各部队悉在此处集合。此时大连湾方面炮声仍然隆隆作响。这附近有一个俘虏拘留所，进去一看，有穿军服的，有穿通常青色衣服的，有三四个人把辫子绑在一块的，有放声大哭的，臭气扑鼻甚为肮脏，同时属于军司令部跟随我军而来的法国公使馆武官陆军骑兵中尉子爵杜·拉布利氏，由翻译陆军步兵大尉原田辉太郎氏介绍，要求会见我，因而在俘虏拘留所相遇。当时有情报说：大连湾各炮台已经攻陷，皆相顾木然，然而山地师团长仍驱马向大连湾跑去，我等徒步相随。有人劝我骑马，立即马上加鞭，跟在山地中将之后，到了一看炮台已经攻陷，里边已经全部站满了我兵。大连湾湾口朝向东南，南北9英里，东西13英里，直径12英里，海洋、八分山、大长、小长、葛藤等岛屿散在东南，炮台据山海之形胜而设。距西炮台六七百米有中炮台，由此有海峡隔开，右边有徐家山，左边有老龙头及黄山，西炮台的左侧上有两个照明灯，供夜间探照海面之用。离此岗300多米的地方有水雷营，有4个兵营，有栈桥，结构甚为完备，最适宜兵士登陆地点为维克多利亞、汉渡、俄金、普斯塔等地。在东北有山称作大和尚山，岿然耸立于云际，炮台全部都是欧洲最新式的筑城法。周围是极厚的花岗石用混凝土固定，其炮台为和尚岛3个、老龙山4个、徐家山两个（但其中一个尚在建筑中）共计9个，而且每一炮台（除建筑中的）都装置欧洲最新式的大炮。在和尚岛，中炮台配备有21厘米炮两门，15厘米炮两门，其中有海岸炮、旋条炮各种，故对海上袭击之敌可开海岸炮防御之。由陆上攻来之敌可用旋条炮击之，实为清国第一最新式坚守精致之炮台。然而防备背后之敌人可奏效者只有徐家山炮台一处。我先到西炮台，柳树屯的海岸高400余尺，坡不甚陡，道

路平坦而宽广，缓步到营门，其炮台系削和尚岛之高处填低处而建造，用沙浆或粘土垒石块，上面又抹了一层混凝土。据高处筑造的有三四层台阶，从低处建造的有10层台阶，胸墙高约3丈4尺，断崖落海面，周围数百米，后边有一大门，门高1丈8尺，门扇用熟铁做成，总体为石造，门上题为“和尚岛西台”，其两侧雕刻的文字为“海疆锁钥辽左屏藩”。记有光绪十六年四月吉日统领铭字右军副左后等营记名提督马春发监造的字样。今年是光绪二十年，可知此炮台仅在4年前建成，而其两侧还贴着我“天皇陛下万岁”，“十一月七日第一联队第一大队占领之”的字样，其下我值班兵两名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岗。进门，炮台附属建筑在左右，其中央有47级石阶，登上此石阶有守兵兵舍，其左右也有两米左右的石阶。上去之后这才到了有大炮的地方，配备有炮口为21厘米35口径炮两门，其两侧有15厘米35口径的克虏伯炮两门，其巨炮为能回转368度的机械，就是说有一个人操纵方向盘使之回转，前后左右转动炮可随心所欲。炮口之下有口径七八寸、直径一尺五六寸的炮弹及弹药累累堆积如山，火药有德国制和天津机器局制造的合计有6万公斤之多。清兵在这天早晨，往大炮里填药以后原封未动就逃了。现在炮膛里的炮弹尾栓根本没动，只是装填进去而已，从而其狼狈相可想而知。只是零件一件也没有，只把照尺弯下来，炮身一点伤痕也没有就此扔下逃去。管区内还挖了许多交通沟，处处都设有暂存库、耳库、零件库、药库，各库内普通榴弹以及钢铁榴弹并排排列，不知有几百。交通沟用白灰三合土铺设，其中间铺有铁轨，用来搬运21厘米炮弹到炮前，弹药库的墙上，也记有光绪十六年四月吉日立铭字右军副营监造，其构造之雄大，到中国之后直到今日，在所有经历过的地方，真正值得看的东西，就是这座炮台。然而这个炮台的守兵们起卧的守卫处其肮脏也令人实堪惊讶。炮座之旁有隔墙，往里走五六尺，进口3尺多的4个穴室，好像炮手轮班宿卫的地方，室

内铺着破席子，上边散乱有枕头、卧具，再就是在门侧外围内部的左右有兵房数间，所到之处都是破烂旧棉花枕头、便器和其他食物、衣类等纷乱狼籍，只是每间都挂着关羽的画像，这是作为军神供奉的。从门的正面可说是守卫炮台的大官的官房，室内虽稍微干净一点，有字画的条幅、穿衣镜、月琴、京胡之类并排挂在那里，可谓是一员儒将。真正是其军之无纪律，兵之柔弱。其周章狼狈遁逃之状是可以察知。其房屋皆砖石造，官房两侧有宽广的石阶，可由此登上炮座。登上炮台架向海上望去，半岛远环湾内，旅顺口前沿诸山蜿蜒，于云烟缥缈中微微可见。而林立于大连湾内的却是我军军舰，一目之下可以俯见。湾之左右老龙山、徐家山两炮台相对峙，风光明媚，几乎忘记身在战尘之中。由此又到第二炮台，向门上看去，曰和尚岛中炮台，题有“永固海疆”，“大清光绪岁次庚寅年三月谷旦铭字右军左营建造”等字样。此炮台为3座炮台中最巨大的，比左右两炮台更为宽阔。门前写着“十一月七日第一联队第二大队占领之”。在此第一炮台与第二炮台之间筑起的垒上高悬我日章旗，一面一面迎风飘扬。东炮台亦与两炮台无异，这些炮台都是光绪十七年德国人汉纳根设计而制造的，共8个。每一处的建筑费用为200万元。8处合计通共1600万元，而其配备的大炮每尊5万元。在各炮台以及野外分别俘获的多达40门，再加上兵营及其他充满仓库的炮弹火药，实际上可达数千万元的巨额。在两炮台之下七八百米处有水雷营，结构颇为宏壮，门高两米，以石垒成。一进门在里边雷库，装雷室等几栋房屋。室内宽敞，排列着桌椅之类，挂着“今居稽古极乐事，外和峻内大贤风”的条幅。房间东边有电器库、杂料库、油漆库等。营南端隔一土墙临近海面的地方，装有电线，挖深6尺用三和土加固，形状为正圆形直径七八尺，池底有橡胶皮电线好几捆，上边装满了水，这就是装着使水雷爆炸的雷管的地方，这样的池子有4所。清兵在湾内布雷105个，长达45海里，一海里

的布雷费大约 250 英磅，其所费用委实不少。我军占领和尚岛炮台之际，工兵一连长中岛久敬氏带着军曹吉田稔，进入水雷营，缴获了看来是敌将所保管的最为秘密又极其精密的实测地图一册，在其图中详细地标明了大连湾附近的地势，湾内沉没的水雷及其位置基点等。此图立即由军司令部转交海军，海军以此弄清水雷的基点，切断其导火线，以断绝爆炸之路。又用几十艘小船搜索海底，得以排除全部水雷。其水雷为鲫鱼形 3 尺多的椭圆管，悉为以电气作用爆炸最为精巧，但其种类只有视发水雷、触发水雷，没有机械水雷。湾内水雷为视发水雷，在其支电缆上各挂有水雷 5 个，7 条支电缆合为 1 条主电缆，铺设 3 条主电缆在海底，总计 105 个。同时，从和尚岛的一角向对岸从双方各有 4 个总计敷设了 8 个视发水雷。（水雷有 3 种，一曰机械水雷，一曰视发水雷，一曰电气触发水雷。机械水雷分别逐个沉在海中，各自都有爆炸装置不管是自己还是敌人的船只，只要触上就立即爆发，使之沉没；视发水雷是在前面与侧面设水雷管，于此集中水雷线，敌舰的进航不管是从前面或侧面，估计敌舰到其交叉线上时，从双方拉响水雷使其爆炸。又电气触发水雷，当我方船舶出入时，断开陆上与水雷的电线，即使触上也无爆炸的危险。赶到敌舰进攻时，接上陆地与海底的电线，如此敌舰一触则立刻沉没。）同时埋设于陆的地雷，于战斗结束后发掘出在金州城的四门外，及和尚岛、徐家山、石门子等地有 20 处，然而都是平坦地雷，即使爆炸了也仅仅能杀伤不过 20 人左右。柳树屯人家大约 30 余户鳞次栉比，道路宽阔，为一市街。汉渡湾栈桥为铁脚铁梁，长 300 多米，宽两米有余，桥板用的全是四五寸的厚板，两侧有二三尺高的栏杆，前头有高 10 数米的起重机（装卸货的机器），中间铺有两条铁轨，以便货物的搬运。陆上水雷营所内有数栋仓库，两条铁轨从栈桥直通仓库，因此便于运搬。后来我兵站部设于此地，山根工兵中佐为长官，从此以后，我运输船悉集于此。另有 4 个兵营，兵营四

面的墙壁上画有狮头龙身像，周围的粘土为墙壁，规模亦颇宏壮，在其兵营所树数面大旗都已倒掉，委弃于地上。我与山地师团长一块儿游览完西中两炮台，宫崎、森金尚未到达，在西炮台后路与两人相遇。听他二人说，两个人想追上我，在后边紧跑，但徒步怎能追上骑马，中途不见了我的影子，不得已登上西炮台后边的高岗，装好机器拍下了炮台的一部分。现在才来到此地，由此与两人一起进入柳树屯一民户，与师团长参谋长等军官一同打开饭盒吃午饭。这之前在从西炮台到柳树屯的坡道上偶然遇见新万之助，万之助在我离开金州西门里的宿舍后，整理行李让挑夫挑上从后面来追我。半道上听说今天都回金州本阵，把行李和挑夫留在中途的一民户中，万之助独自追上来。可是，宫崎、新都没看见过炮台内部，他们与我分开到炮台去，我带着森金就归途。可是这天师团司令部把本阵移到金州城南大约八九百米的刘家屯，我的宿舍在司令部后边的高士秀家。此家有两栋房子，其中一栋是户主（高士秀年龄30，有父母，父73岁，母69岁，有一儿四女），另一栋是新闻记者和司令部炊事班的雇员的住处。然而，宫崎、新两人未归。不久，新让挑夫挑着行李回来，宫崎在日落后尚未归来。看了炮台以后，新押着行李取道海岸归来，宫崎在分手后沿丘陵之路而走。根据远近应该宫崎先回来，然而至今未归，是否发生了什么变故，颇为不安，不能入睡。过了晚上11点宫崎才回来。问其故，宫崎与一团的士兵同行途中日落，走到刘家屯附近遇见新闻记者及有田某，听说师团司令部已转移，一度到刘家屯宿舍，我与新都不在，又到司令部去打听我的去向，没有人知道。于是打算到住宿的金州城西门里的民户，独自向北走去。夜已深，只看见篝火烟雾升起，夜雾茫茫，忽然迷失方向，误认为烟雾是城墙，走了好几百米才知道弄错了方向又转回来，每遇见兵士就打听金州城的方向，好不容易到了南门，哨兵把守极严不许进城。又在外围转了一周，到西门向哨兵陈述原由，得到许可进

西门里到昨晚住宿的地方一看，门关得紧紧的，寂然无有一人，于是大为丧气，又想回到刘家屯。沿外壕向南走去，这时有敌尸浮在壕内，狗在狂吠，哨兵不时喝问是谁。初到时为了打听城郭所在，旋转迂回迷失了方向，于是又迷失了归途，不知司令部的所在，几次到有兵士屯营的地方去打听，都说不知道。计尽气馁，亦无可奈何，幸好遇见传令骑兵，根据他的指点千幸万苦才得以回到宿舍。是日伯爵河村纯义君，贵族院议员山田卓介君，众议院议员柏田盛文君，长谷场纯孝君一行同司令部到金州城，现在副都统衙门的背后，海军军官的官邸内。

11月8日 晴 各部队休养兵力，为了等待十二旅（小仓福冈的两个团）到金州城外驻营。是日本与我有宗教之亲的一团七连的排长陆军步兵中尉伯爵庭田重直氏来访。听他告诉我说，前天晚上两点攻击和尚岛炮台，中途与同行的另一个排分开，稀里糊涂不辨受命攻击的中炮台在何方。不料在前进中已到中炮台跟前。翌日晨5点推开门，闯入炮台，垒内灯火通明，然而无有一兵，只看见两个小偷逃走了云云。在作为我军第二军司令部的金州城东门里的副都统衙门的仓库里遗留下许多文件。其中有向中央催促拨款的，有与大连湾炮兵司令部缔结的夹击日兵的约会。其中最为悲惨的是我间谍钟崎三郎、山崎羔三郎两氏被当地居民捕获，在金州被审问后，终于挂上写有姓名的牌子被处炮烙之刑的文件。钟崎氏为福冈县筑后国山啄郡人氏，性倜傥豁达，少有大志。早年到东京报考陆军幼年学校，因身材不足未果。然而鹏翼之志并未为之挫折，后旅游于岐阳（日本长崎的异称——译者），结识了荒尾精氏一同去中国。日清之事刚起，立刻回国，大肆游说于有志者之间。因而破格赐给拜谒天颜之荣，擢升为翻译，随第二军从事敌情侦察，遭此不幸，年仅20有6。山崎氏为旧福冈藩士，自幼独善汉学，年壮立志，游于清国，与荒尾精氏寓于汉口，专事刺探军情。有时扮做药商，有时化为卖卜者，巡视穷村僻邑，

如云南、贵州，尽管外国人不能进入蛮地。他的足迹几乎无处不到。他又在汉口开过照相馆，后在上海奔走于商贾之间。日清战争刚起，他奋勇从军。如今无端惨死，诚为不胜哀悼。他躯干长大沉毅而寡言，颇有大丈夫之风，年仅28。是日大山军司令官，巡视了和尚岛各炮台及柳树屯的卸货地点之后，移兵站驻地于柳树屯，海军也以大连湾为根据地。

11月9日 晴 我第一师团参谋陆军步兵大尉野口坤之氏，于军事法庭提审俘虏中之6人，经日本翻译官翻译，《日日新闻》派员甲秀辅新、《朝野新闻》特派员山口勘两氏笔录，其主要内容如下：

吴治二^①

我今年28，出生地山东省，本年8月随头领徐某进兵营，在兵营打更，后被叫作张的人使役。金州城的兵数有多少，我10多天以前才来，因而不知道。听说步兵炮兵加在一起有320人，骑兵大概80多人，可是这只是个大概，详细情况不知道。

陈万春

我今年23岁，出生地山东省，我们是新招募的兵。今年9月在山东应招，从天津被装上船到旅顺口。从旅顺口到此地是10来天以前的事，一行的兵士约5个营。金州的兵数有多少，我们在城外兵营，根本不让进城，若私自进城必须被殴打，因而不能知道。我的队长刘为一营之长，5个营之中，2400人为步兵，100人是骑兵，武器和贵国的一样叫不出是什么枪，一次也没受过操练，所以不会放枪。

刘玉发

我今年26岁，出生地山东省，我不是当兵的。在叫作杨家屯的地方开了一个两间门面的香烟店。我会摆弄枪是3年前当乡勇时学会的。军装是一个当兵的买烟没有钱，作为抵押给我的。我没撒谎，你要不信，在我那里还有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替我看门。你们去问问她就知道了。山东人到此地做生意，可能觉得可疑，可是没有钱也回不去。只有等待赚了钱再说。即使你们怎样残酷地拷问我，我也没有办法。你们看着办吧。徐邦道率5个营，其中4个营为步兵，另一个营为两哨炮兵，由克虏伯

炮 20 门，骑兵两哨马匹 200 头组成。赵头率 6 营，此 6 营全为步兵，金州城的骑兵 500 人，此等皆为抬炮，骑兵 250 人。

何春新

我今年 25 岁，出生地山东省，在山东应招，被送到天津，从天津乘船到旅顺，从旅顺 10 多天前来此地。队长是个姓刘的人，金州有多少兵，因为不能进城不知道有多少。我们是离此地 3 里多的三营中的左营的兵，我听说，左营右营之外还有一个炮营，但其详细情况不知道。

王民三

我今年 23 岁，出生地山东省，在营的步兵好像是在今年 9 月 21 日晨在山东应招，在金州的兵数有多少，我不知道。

李凤贵

我今年 26 岁，出生地直隶省，我在炮队当差^⑥，我没学过大炮的事，当了两个月的杂役。不管你们怎么审问，因为我不是一个兵，我没有办法回答你们的问题。如果你们怀疑我直隶人为什么来到此地，因为我父亲在旅顺口。我自幼在父亲跟前，父亲死后因为没有回家的路费，只有呆在旅顺。金州的兵数，虽听说徐、赵两大人率 5 个营的兵，满洲骑兵有五六百人，是否确实还不知道，城外除左营、右营还有一个营，与徐赵的 5 个营合在一起有 10 营。十里屯、徐家山、和尚岛等地合起来 5000 人。东边的炮台原来的兵有 100 名，有从天津来的马队，城里有满洲的旗兵不乘马，骑兵有 100 名。炮台内只有老兵，新兵不参加。新招的兵，前几天出战一听炮响都跑光了。东南刘家屯方向是满洲的骑兵，或者是新招的兵不得而知，大概这里边不能没有满洲骑兵。

又据前记刘玉发补充陈述如下：

头领徐邦道率领的 5 个营，由步兵 4 个营、粮饷炮队（克虏伯炮 20 门）、马队 2 哨（1 哨 100 人或 50 人，有马 200 匹）组成。又赵头率领的 5 个营大体多为步兵，金州城的 500 骑兵，均系抬炮，马兵有 250 云云。

是日我到西少将驻营地苏家屯兵营。少将穿着中国式的绸缎裤褂，倚在椅子上，旁边墙上挂着自己作的和歌一首，拍下当时的情景，其歌曰：

中国绸裤褂，一旦为我所占有，与我敷岛国，大和绸缎之倭锦，又有什么不一样？

苏家屯距此地 4 公里的南边，少将曾托龟冈管理部长捎话说让我给兵营拍照，因此请求管理部借了輜重运输兵的马，骑上后午前 10 点出宿舍。技师森金次郎右卫门借了中央新闻记者大冈力氏的乘马，骑上相随，照完相回宿舍已经是午后两点 20 分。午后 5 点 30 分桥元文三、中西京次郎两人与挑夫 14 人从皮子窝来到，至此一行才得团圆，互诉苦乐到更深。听说法国露坛新闻记者也到军司令部。又听说禁止军夫离开集体单独行动，严禁兵士随便进入民户。因为军夫有马组武田方 50 人一伙在头子的带领下，恐吓城里人民，掠夺货物获罪，立刻有数人被遣送回国。城内居民家家户户悉于其门扇上贴上红纸写的“顺民”二字以示归顺，盖我王者之师以仁义而动，秋毫无犯，以示绥抚当地居民之实的所为。

11 月 10 日 晴 军司令部在其门前设施粥所，因为避难的当地居民回来得很少，恐怖心尚未消除，数日彷徨于山野，以至于断炊，神心疲劳甚至站立困难，于是我仁慈的军司令部发出下边的谕示：

大日本帝国军本营示

本军进城以安民为念买物公道分毫不私倘有不法之徒随时稟究定即严稍不姑宽闻城内诸民恐怖窜匿老幼泣寒饥食坐有溺民者殊堪可悯现本营在东门外副都统衙门前每日自下午 1 点钟起到 6 点钟止一体施粥以昭普天同爱之道为此示谕各铺户居民人等知悉尔等安居乐业俱颂再生之庆焉特示

右知悉

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初十日

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三日

谕示刚一在城内圣帝庙墙上贴出，难民丰聚恰如群蚁趋于甘蜜。其粥为小米，在敌军仓库内发现有一千余石，用于赈恤。头

一天 500 余人，第二天多至 800 余人，而且可能人数与日俱增。后来到了开设金州行政厅时，迁移到厅前。粮食是敌军的，取之于彼用之于此，亦可谓妙。我当天想进城买东西，然而除陆海军军官以外不管任何人，如果不得主管部门的许可，不携带出入票，不能进城，请求第一师团管理部得到两张通行证，内容如下：

金州城出入证

第一师团副官

我和桥元文三骑马，宫崎幸麻吕、新万之助两人步行，进南门在市街徘徊买东西，可是多数店铺都关门上锁。偶尔门上贴着“白糖已卖完”的条子，仅仅买了几个茶碗和糖渍柚子。归途到了西门外粮饷部，会见了辻本部长。这天幸好在部里大锅烧了一锅热水放在澡盆，他们请我也洗一洗，立即沐浴了一番，得以除去数日的尘垢，心神颇觉爽快，宫崎、新等人也一个个地入浴，浴后请我们喝白兰地，吃猪肉汁为晚饭。夜回宿舍，此夜庭田伯来访拿出小豆饭和猪肉招待，谈话以消磨时光。

11 月 11 日 晴 听说大连湾各炮台因属于第一师团占领，皆在其反映指挥监督之下。此日军师两司令部开会，全部移交给军司令部，又听说这天军司令部的参谋关谷大尉率骑兵 15 骑，到距旅顺口 20 多公里的地方侦察敌情，突然与敌骑兵 20、步兵 30 多人遭遇，但没有交战。军司令部为了慰抚并使战后人民服从，越加严格约束我军，公布了取缔雇役携带武器的命令如下：

近来不只听说有以武器威胁人民的事情，现目击很难认为是敌军的人被砍杀，对时局甚为不稳，本次以第四十三号发布关于役者携带武器的命令以及虽雇役者以外的人，严加管束，为郑重起见，上述各项特通知。

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十日

第二军参谋长 井上光

第四十三号

关于取缔雇佣者携带武器事项规定如下：

一、从者、马丁、人夫之辈一律禁止携带一切武器（包括能插进刀剑的手杖）。

二、前项各类人员现在携带的武器必须于十一月十二日前全部上交给其雇主、人夫组长、或者人夫头儿。

三、人夫组长或人夫头儿，必须于十一月十三日前将武器收齐汇总。附上名单及武器目录，上交所属军师团、混成旅团、司令部或兵站监部。

四、前项武器由军、师、团、混成旅团、司令部、或者工兵部，根据情况送还本国，如认为工作特别需要，由司令部下发。

五、十一月十二日以后，若有无许可证而携带武器者，除对其雇主、人夫头儿处以违犯命令之处分外，对其本人要从重处分并没收其携带的武器。

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二军司令官伯爵 大山岩

我因与庭田伯有前日的约会，是日午前10点带领桥元文三、中西京次郎、森金次郎右卫门到南门外，拍下步兵一营的整队情形。

11月12日 晴 金州城既归我帝国所有，就必须立即开始统辖、安民、理财。于是在原金州厅开设日本行政府。天津领事荒川已次氏以知府的资格，统辖金州厅的行政事务。有贺长雄氏等亦协助查整诸事，荒川首行邀请金州市商法会议所议员24家的人（都是从来金州市的望族，出为金州的议员，入则为担当市政之任，尽力干市的公共事业）商议。其建议请愿的内容，大省可取者，曾经在我军攻陷金州城时，第二军司令部刚赐移于市内时，市议员之中18名，访问我军司令部提出了许多建议。说是贵帝国军队所需粮食以及其他一切物品，委托给我们，无论是什么物品，都可以准备齐全。可谓最恳切的陈述。又市内有一位饱学先生，我军一进驻城内，就呈献上各种建议书，叙述历来金州厅的惯例以及政治典章，又说了一些我日本军队如何顺应民心的方策，并恳

切希望兵卒不要有劫掠民家、强奸妇女等粗暴行为。以此二人精通本市政治，理解事理，在我军司令部也款待甚厚。一一采取其建议，并决定举荐为金州厅的事务官员。行政厅设在城内西门大道，旧海防分府，其组织为：内有礼部、户部、刑部，其他还有各种办公室，自己形成地方行政的体制。其监狱在失城之际好像装满了犯人，枕衾狼藉，臭气冲天。特别是手铐、绳索之类，都被切断、拉断而遁走，散乱在席子上和院子里。此日制定并发布了金州城行政规则如下：

金州城行政规则

第一条 金州城设行政厅，以金州城内及城外附近的各村落为管辖区域。

第二条 金州城行政厅的职权：目前是其于占领金州城附近的日本帝国军队，教训应在第二军司令官的职权内规定之。

第三条 于金州城行政厅设知事一人，属员若干名。知事官之姓名由军司令部向管内普遍布告之。

第四条 为守卫行政厅及巡逻勤务附属宪兵若干。

第五条 知事执行为日本军队之利益所必要的行政事务，其重大事项须请示军司令官的指挥。与兵站勤务有关事项须与兵站监协议后执行之。

第六条 知事为日本军队之利闪计，对管内清兵及外国人民，万事皆于公法之范围内，执行刑法，该当死刑者须报军司令官批准后方可执行。

第七条 知事为日本军队在占领地内，为了不产生一切为非不法，管理在管内的日本帝国臣民，必须依陆军刑法治罪法惩罚令处分的事件，经移牒于师团或者兵站部处理，促其采取适当处置。其他事件经事前请示军司令官，依据规定的军律处分之。

第八条 知事监管内人民的财产营业，须向军司令部报告其实况。一切关于军队的师团旅团、司令部及兵站部向在行政厅管辖的清兵臣民发布的命令及处分，应接受其通知并陈述意见。

第九条 知事为辅助属于其职权的行政及司法事务使用清国臣民

时，有权在必要时给与工钱及褒赏。

第十条 金州城行政厅的经费，由军监部支办之。

在发布此规定的同时，对清兵做出如下公示：

大日本帝国军本营示

所谓国家用兵以问罪，本军施政以卫民，法之至善也。本军陷金州城，以镇抚为先，漫不加杀戮，是以兵勇爱惜不拮抗者，现施治体养全好生之道，就中不干军事。商贾老幼，打仗之日，不幸受伤，恐惧忍苦者，殊属可怜，本军救恤者，迄稟请寓金州厅内专员，及早治疗，宜浴再生之恩。又闻死者无葬，隐蔽旷日，错虑迷声，亦请该府设法措置，以慰游魂，死者瞑目，生者甘心。是一举两得者矣，特示。

右谕通悉

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钦命大日本帝国陆军大将伯爵大山示：现行政厅金州厅衙门，厚施仁政，公平听诉，务法旧制一从习俗以使尔等有众。厅务一切事宜，飭大日本帝国领事官荒川已次办理。尔等有众，速来瞻依，不狎不恐，须浴德泽，为此特示。

右谕通悉

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又制定通商规则以图商贾之便利。

金州通商规则

第一条 金州通商规定此规则为日本帝国军队在占领金州其间，为谋彼我人民之利益，于金州行政厅职权之下行之。

第二条 依此规则，在金州占领地，欲与清国人民通商者，只限向大本营抽出早衣而受特许者，但目前以少数商人为宜。

第三条 特许商人于金州行政厅知事指定的地点，除与有金州行政厅特许之清国民进行买卖交易外，其他日本臣民不得与清国臣民进行交易，违者将取消其特许。

第四条 为了运送金州通商的货物，指定所定专用船中的两艘，为从宇品港与大连湾之间的定期航班。

第五条 于通商地，日本商人与清国商人之间的买卖授受，一切皆

须依照金州行政厅知事所定的手续，在厅员的监视及保护之下进行，违者处以罚款或吊销其特许。

第六条 物品的价格虽依照双方商人的协议而规定，在认为必要时，金州行政厅知事可指定将原货分成若干，以限制其收益。

第七条 关于金州通商，日本商人与清国商人之间发生的争议，一切皆由金州行政厅裁定。

第八条 作为通商保护的费用，两国商人须向金州行政厅交纳卖货额的1%。

第九条 持有军营酒保许可证的，不得与清国臣民买卖物品。

第十条 只限日清贸易商会人员，在金州城内一定的场所开设的杂展卖所，允许出卖杂品，其规则另定。

现在金州厅的政务已归我手，从前的典章不可不知，有金州行政厅调查的《金州宜事略》，已登载于《华族总代战地慰问日记》中。记载的协领衙门及金州厅所管的税法，颇为详细，兹抄如下：

地租 以耕地而分有四种

红册地即民册地（称汉人之耕地）

民册徐租地（同上）

旗册地（称旗或汉人代为旗人耕种之地）

而地租则有两种：一为实物地租，一为现金地租。旗人只缴纳实物地租，汉人既缴纳现金地租又缴纳实物地租，红册地即民册地。以“反”^①为单位合计为141976亩（1亩为大弓240弓），此税年额煞2086两，征米3466石8斗，即耕地面积每亩银1分2厘5毫，征米2升4合。民册徐租地，并旗徐租地的一部也以反为单位，合计152247亩，此税提额银铜平分，银4855两、铜钱即每亩银3分5厘，大钱35文，（大钱亦为铜钱，为了与吊区别，此处为串的35文，故前加大钱二字。）旗册地和旗徐租地的剩余部分合计42万“天”，这些的年额税，仓米2000石，即每天地2升。这里所说的“天”是旗人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即一“天”地为

六亩，而此食米即使凶年颗粒不收，也不允许闪纳现金。汉人交纳的租税，金州厅每年制作课税。以此作为征收手续而开始。其征税时期为每年清历九月中旬开始，翌年四月结束。旗人的租税由协领衙门以与前边一样的手续征收，其征税期为每年清历十月一日开始，年末结束。汉人的纳税期只规定九月中旬开始，没有规定具体日期，是因为税制规定汉人纳税必须在旗人之前。

丁银：汉人叔伯兄弟子姪同居，由户主缴纳户税（清国称为合户税），每户年额银1钱8分。

丁钱：旗人男子18岁有服兵役的义务，而凡被免除兵役者，要五年一次征收银1钱1分此谓之丁钱。

牲口税：协领衙门设置牛马税局，禁止私自买卖牛马猪羊，局官员不断巡视监视。牛马价每百吊课5吊（1吊为164文）。根据年成丰凶，收税年额不一定，但大约100两以上到1000两而即使达到1000两，政府的收入也仅仅不过二三百两。

厘金税：有属于协领衙门及金州厅兼管的厘金局，分驻于金州城及管内各海口，征收货物营业税，叫作厘金税。即120斤为银1钱2分，相当于我19钱（收入归协领衙门，金州厅只记帐）。

土地买卖税：察土地买卖的概况为，不准汉人与旗人互相买卖土地，犯者以隐匿官田罪论处。而民族之间的土地买卖，由卖主买主双方到其户所辖衙口（汉人到金州厅，旗人到协领衙门）就土地台帐办理过户手续即可。作为税金由买主付，旗人为土地价格每银1两，付银5分，买卖合同成立后，契约成立后印花税东钱12吊。（东钱为用于吊的计算的铜钱，所以叫东，是区别于辽西的称为吊的，辽东钱的叫法，束钱几吊标以东字，为换算名称。辽东辽西的吊，在计算上有差别），此外还有种种缴纳金，这些都为当局官吏所私有，还是政府的收入，故而从略。

船税：在金州城管内各海口，从装载货物出港的船舶征收的

船税，协领衙门与金州厅兼管。而其“实收”在协领衙门，金州厅只记帐，一如厘金税相同。而其赋课的比率以及征收方法为：装载大豆、玉米的船舶，满500石为一大货船；装载鱼类的船舶满10万斤为大货船；都征收银34两。同时此船税都经经纪人手缴纳为常例。因为这些经纪人承包的船，虽尚未实收船舶税亦可与已缴税的享受同样待遇。使用以经纪人的原因是，结帐的结果一旦发生错误以及偷税漏税时，当局官员无法赔偿，所以事先让城内殷实富户除平时为政府办理一般事务外分任船税征收的责任，而其所得利益一任其独占，富豪商贾本来就能认真负责办理一切事务，故政府毫无失算之虞。不满500石或10万斤的船舶也课税，各有差别，然而据说这些收入都归了官员的腰包。大货船出港时，首先向所在地的税务所提出申请，金州官吏到现场监检，使尚未缴纳船税的船只缴纳船税。同时发给已缴纳船税的证明书，以证明其向输出地点的正当出港。

船舶证明书费：在金州城管内，新建造船舶时，须缴纳定期的证明书费，领证明书，同时这种税也由协领事衙门与金州厅兼管。税款的收入也与船税、厘金税一样，规定为装10石的船两吊，装500石的船40吊，大船与小船为递减制。

以上列举各税，皆为协领衙门与金州厅兼管征帐的。此地还有许多税种，但大多为私税。非法律所规定的赋课，故不另举（商业税另作说明）。

五社，金州半岛为5社，社又分为1甲乃至数甲以上至10甲，根据城市大小各有差别。如我为旧时的乡党一样，城西为旅安社、北方为两金社、东南为南金社、东北为堆金社、东方为积金社。旅安社又分为10大村屯，即水师营、土城子、双台沟、营城子、牧城驿、革镇堡、辛寨子、小平岛、羊头洼、三涧堡，每村各设乡约、保正，每社有数人以至十数人，好像我国的村长，正的叫乡约，副的叫保正。都经金州厅选拔，但因大多为当地名望博识者

担任，金州厅的选拔其实是有名无实。

有滞纳租税的，或者特别是有课税的命令时，金州厅仓户两房接受办理，派出快班（官名）赴各社。快班立即前往，先找各村的乡约、保正，令其完成纳税或其他特别命令的义务。

12界，同汉人有5社一样，旗也有12界，有据各旗颜色分成的12个官衙，各界有界官（官名）守堡、界堡隶属之，旗人当兵的充任此职。其官职为防御、骁骑校，为四品或五品官。守堡、界兵为兵卒，各界也分为村，各村分驻守堡。遇有滞纳租税或特别命令的课税时，协领衙门派出“领催兵”，领催兵就去找界官，守堡，界兵向他们说清楚，并令其执行。

以上是协领衙门及金州厅事宜的概要。

（商业）向外省出口的主要是苞米、青豆、咸鱼、鲜鱼等。在东南的海口向山东、直隶两省出口青豆、苞米，每年数十万石。西方的海口也向这两省出口鲜鱼、咸鱼，每年达200万斤。同时由外地进口的省北边盖平营口的烟草、麻、油、酒、染料等。南边芒罗的西洋布料、石油等，上海及江南地方（海州、盐城）的大米（在日本叫白米）。

想在金州城内经营黄酒及烧酒的，必须共同分担金州厅赋课税金，年额银500两。若是这种赋课税额有不足时，其不足部分的一半向城外杂货并酒铺营业者课收。另一半再向城内酒铺赋课，以补足金额。清国称之“获票税”。其他买卖，作为营业执照费，每户征收年额银3两6钱，如特许商人典当铺即是，还有完全无税而准许营业的杂货铺等。

（农业）协领衙门及金州厅所在地的农作物播种及其收获时间大约如下：

名称	播种期（清历）	收获期（清历）
大麦	二月	五月
谷子	二月	八月

高粱	三月	八月
苞米	三月	八月
青豆、黄瓜	四月	七八月黄瓜、九月青
	豆	
糜子、绿豆	四月	八月糜子、九月绿豆
黑豆	五月	九月
萝卜	六月	十月
白菜、芥菜	七月	十月
麦	八月	翌年五月

用于农作物的肥料大体如下：

名称	重量	价格	相当于我银币
豆饼类	六十斤	东钱五吊	八十钱备考

豆粕与我国的“油粕”相同

同上	四十五斤	同上三吊八百文	六十钱
同上	二十二斤	同上一吊八百文	二十八钱
干大粪	一百斤	同上五百文	二十四钱
湿大粪	一百斤	同上七百元	十钱
湿马粪	一百斤	同上一百元	一钱四厘
湿猪粪	一百斤	同上一百二十文	一钱八厘
湿羊粪	一百斤	同上二百五十文	三钱七厘
湿牛粪	一百斤	同上八十文	一钱五厘

农业雇工工钱大约如下：

名称	期限	工钱	相当于我银币
长工	一年	一百五十吊	二十四圆
日工（春播时的临时工）			
	一天	七百八十文	十一二钱
日工（夏忙时田间作业）			
	一天	一吊一二百文	二十钱余
日工（秋季收获时节的临时工）			
	一天	一吊一二百文	二十钱余
日工（冬季的临时工）			

一天 五六百文 十钱余

农产品的收获量虽有多有少，灾年大约为丰收年的一半，然而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物产）物产大约如下：

谷类为高粱、苞米、谷子、糜子、小麦、黑豆、黄豆、荞麦、红豆、绿豆。

树木为松、榆、杨、柞、椿、槐、梨、桃、杏、枣、葡萄。

（梨、桃、杏比别的树多）

蔬菜为白菜、黄瓜、茄子、芸豆、葱、萝卜、蒜、西瓜、地瓜、甜瓜、红萝卜、芹菜、山药、菠菜、香菜、蕃瓜、韭菜、菜豆、梅豆。

鱼类为刀鱼、沙鱼、巴鱼、加吉鱼、大口鱼、梭鱼、小白票鱼、民子鱼、鲁子鱼、红鳞鱼、黑鱼、炊帚筒鱼、火鳞鱼、劳板鱼。

海菜为海葛子、鹿角菜、龙须菜、下锅烂、咎毛菜、海紫菜。

鸟类为鸽、鸡、鸭、野鸭、海猫子、鹰、鸨鸦（长到3尺左右的孔雀羽毛，清国用为花翎和装饰用羽毛）。²⁰

兽类为狐狸、兔、犬、猫、山羊、绵羊、牛、猪、驴、马、骡。

至于矿产还没有来得及调查，在旅顺口西南柏岚子有一处产沙金，都顺流流进海里，质量很好，容易采掘。老铁山的东北端，泥土内也产沙金，面色比前边产的稍淡一些。同时据大日本东邦协会干事白井某（他是事先得到大本营的许可而来的。在当厅，被准许于半岛进行矿产类实地调查的）的报告，说是从皮子窝大约20公里北边，在叫作金厂的村落有金矿。不经专家鉴定不可能弄清楚它的质量，于今据目击者说是颇为巨大的矿脉。在此地以及其他的矿山，虽从古来就放任当地人自由采掘，因为后来政府完全禁止的原因，于今正在采掘的一处也没有。

金州行政厅在兵马倥偬，民心慌慌之际成立，一心为地方的安定而尽力。然而百事革新，当局实为繁忙之极。其中最直接奔走办事的是宪兵，有的当了行政警察，有的当了司法警察，有时还得任兼任检察官，还得当预审法官、公判法官，百般杂务集于

一身，日夜无有休息的时间。我在这天带着桥元文三、中西京次郎、森金次郎右卫门 3 人与沟口药剂官一起，再去大连湾。我借了理事山七忠彰氏的乘马，桥元也借了让本军吏的乘马与沟口氏 3 人并辔出发，到了和尚岛炮台，拍下了其内外部。到了东炮台，守备队长佐伯中尉出迎，殷勤向导内部，大得拍照之便。拍完照，闲谈有时，当时佐伯氏拿出一二巨弹，特意给我们看看。这些炮弹的硝药都已取出，装了一些锯末子和豆子。因为为营站所有猎枪，可以想象出大概是早已把药偷出去装了猎枪，清兵之没有纪律可想而知。又兵营内有绿砖头一样的东西堆放得到处都是，这是粪尿撒在灰土然后加固做肥料用的，乍一看似绿砖头，这个在村落街头虽可常见，在兵营内也制造这种东西，亦可谓奇矣。我舰队还在大连湾停泊，告谕清人如下：

大日本帝国海军示

本舰队在此，守备敌舰来袭事；固属国事焉，尔等民众无涉。但间船舶往来，殊属危险，因此一到夜间，禁各大小船舶出入。一面益严防备，一面保护尔等民众，若有任意违大日本军，一经查出，立刻拏究，不稍姑宽，为此特晓谕尔等民众，一体知悉，毋违特示

右谕通悉

明治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和尚岛炮台我历览了两回，得以认识梗概。然而黄山及老龙头二炮台，因其地隔绝，终于没能看到，甚为遗憾。听说其构造虽大同小异，老龙头最为宏壮，《朝日新闻》所载《梦亭晓霜》以报稿甚为详细，在此抄出以补不备。

十一月二十一日正午 12 点，我与本员一同于清国盛京关东半岛的金州与宁海之中央的大连湾上陆，海岸好像许多翻过来了的大盆的丘陵，大小相连，皆多岩石无一草木，山麓处处有以十数户为一小村落的，住户不分贫富，垒起四五寸方的石块作为土墙壁，屋顶为包粘秸和泥土覆盖，屋内器物散乱，其不洁恰如猪圈，臭气熏天，人民遁去不在家中，偶有留在家中的也如乞丐一般。妇女比男人还少，也看见一个比较好看

的，所谓当时流行的圆脸美人，因为脚太小，看样子行走颇为痛苦。男人里面也有对我们叽哩咕噜说了一些什么，可我一句也听不懂，而且没有一个识字的。再讲讲此行的大目标视察炮台的实况，第一个看见的是在湾的西岸上一小丘题曰“黄山炮台”，为“光绪岁次癸丑年小阳月谷旦铭字右军前营建造”，一尺方大的石块用水泥垒城3层，往上看高20多米其庄严实为惊人。中层有七五厘米克虏伯野战炮3门，有纸条写的是“大日本帝国第一师团二团二营占领之”。上层面向湾口配备有35口径21厘米克炮两门，35口径15厘米克炮两门，管内方300多米。有将台（为瞭望台，我军占领前可能是在这里高悬清国国旗，于今我日章旗迎风飘扬）、官厅、子药库、引信库、零件库、运子库、暂存库、出子库、药库以及隔堆、兵房、厨房各室，有小轨道以便运搬炮弹。炮台值班室大官、兵士的门楣上，都用白纸或金纸裁成三寸方写“福”字或“寿”字贴在上边。又左右的柱子上贴着宽三四寸，长二三尺的白纸或金纸，上书“耕读传家、指日高陞、天子万年、春王正月、春吉夏祥”，以及“千紫万红、皇恩如海、臣德若天”等成语，老龙头以及本营都一样贴着这些，为什么不得而知。士官以上的房间分为3间，进门正面安放古圣贤的画像，上有宝盖，下有花瓶香炉等祭器，恰如寺院大殿，有如儿戏，其愚堪笑。在此左右各有一室，右边为寝室有一铺大炕。左边是食堂，有大小许多食器，于今没了主人，头骨猪皮一块散乱各处，其臭气比民户更甚，实为惨状之极。在这里最不干净的是各炮台以及本营没有一处厕所，都在屋外一个角上大小便。接着到了老龙头炮台。在向湾突出的一个小半岛上，比黄山炮台规模稍大。在台门上与黄山炮台一样，大书“老龙头炮台”，旁边是“光绪十七年立铭字右军右营监造”。门前为拴马石，一尺见方，高达4尺多，上边雕有猿猴及狮子的花纹，共有4个。大炮是斯耐多尔公司造，有35口径24厘米炮4门，样式与黄山炮台的大不一样，辖区与黄山炮台大同小异。又此炮台与黄山炮台距离1000多米，在其海岸有泥土抹成的墙壁，用来防御海岸和两炮台之间的联络。像我国供俸偶人的台架一样，其分3层，每层都可自由往来，远看好像万里长城。据说从老龙头炮台隔一小湾有和尚岛，前两炮台为我第一师团二团二营十一月七日占领，现在只各有4名值班兵看守。从本营到各炮台敷设有电话线，由此到向本营的中途有数石造房屋，以石墙围绕。有

陆军一名士兵在此站岗。问这是什么地方，答曰我二团于前些日子占领的火药库。距此仓库十数步的路旁有一小庙，好像我国的阎王堂，这就是关帝庙。旁边的本营稍稍靠里边一点，距老龙头两公里多，方圆300多米，用土墙包围。正面中央有门，写着“营门”两个金色大字的匾额挂在大门口。离此门前20余米，有高约5米，长10余米的影壁墙，是为了挡住从大道直接看见营门内。在门内中央有本营，构造像座大庙，屋顶为平顶，像三和土一样用石灰和山土所造。左右及后边有长房十数栋，皆为兵营，现在这些房间成了我陆军军马的马厩。附近有民家数十户，构造与前炮台附近的形状一样，只是稍微大一些，所有一切不论官民，臭气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

午后6点回宿舍，此日由师团司令部颁发了恤兵部供应的卷烟，每人50枝。宫崎幸麻吕说：“在司令部有大书“功高海国”、“泽及闾阎”的木刻匾额，全都是金州城内原行政厅所悬挂的，准备运回日本国。我野战病院在北门外，院长是清田哲三氏。到今日为止入院患者135名，其中中国人负伤者接受治疗的13名，10名为俘虏，其余为市民。我负伤者军官以下20名，其他为各队兵士或人夫，患一般病症都不久痊愈。根据院长的谈话，一般讲，我伤员治疗的经过和中国人伤员的经过比较一下，我们比他们优越的地方很多，想到这一定是因为弹药的爆发力有差异所致。他们的枪炮虽不比我差，但其火药的力量还远远不及我国制造，故同样的骨折伤，被我子弹击中的伤处较深，而被他们击中的我伤员的伤处较浅。由此可知，其治疗的经过及愈合时间是有差异的。而且在这10年间医术的进步，几乎一改过去的做法。相信与10年前“西南战役”（日本的国内战争——译者）时候的治疗实有云泥之差亦不为过言。如此，我伤员由于治疗及时，医术精巧，而且火药的优劣也是与治疗快慢有充分的关系。中国人治疗的业绩有如前述，故其治愈甚为缓慢，而且往往发展为其他病症以至于死亡。还有尽管受重枪伤也藏在家里，往伤处涂大酱或面粉，再是擦烧酒，等着伤处自然痊愈。这些人都是由宪兵的劝告，或入院

或通院，分别给予治疗。但其中有胸部贯通枪伤的，从伤口呼吸，又有腰骨折断的只能在地上爬着走，都因为治疗不及时，平愈的希望甚为渺茫。而且这类伤员与日俱增，其首先感到不足的是被服（病衣），在此混杂之际也来不及新制，与荒川知府商议的结果，决定先征用地方原来的以补其不足。这是《日日新闻》特巡员亲自听院长清田哲三氏的口述所记录的。兹转载于此。

11月13日 晴 前天十一日有收缴武器的命令，一如当天所公告的，然而当时我们还没见到文件。忽然传来说：当局十分重视军中一般的风纪，非军人者一概严禁携带任何武器，于是也牵扯到我们身上，心中颇为不安，牢骚百出。在敌地，无一护身用具，万一有不虞之变，以何应之？想来这不外是为了防止无智盲昧军夫之辈，假借征用之名，胁迫威吓，掠夺物品等行为发生的方法，我们即以从军不应有剥夺我们的护身之具的道理。果然宪兵中尉隈元实道氏来安慰说，禁止佩带武器，本来是为约束无教育之辈，关于如何处理已向司令部请示。在没有别的情况下可以依然佩带，不必叫苦。于是从师团司令部发来了从第二十四号到二十九号的六张佩刀证明书，立即分发大家近身携带。同时军司令部在因为并非没有假借征用之名骚扰民户者对掠夺物品之徒，为抑止其弊害，而开实际征用之便，城内各处张贴了如下的谕示：

大日本帝国军征发命令官示

本军到处所需之兵饷，必须发给银两，若银票是为定例，虽然民人不察遁逃避窜，不便照发，日后各自经由地方官转请估价。本军查究得实照数分给，毫不侵民财以彰慎重。为此谕示沿道诸邑民人等一体知悉。

右谕通悉

明治二十七年×月×日

金州城稍归于平定，以至于我纸币也可流通。商铺偶尔开门

营业。有砂糖、冰糖、点心、面包、老酒（烧酒）、高粱酒、蜡烛、火柴、鸡蛋等，兵夫蚁集，店前犹如筑成小山。于是这些狡猾的商人开始动脑筋，最初日圆5钱一只的鸡，渐次涨到10钱20钱，鸡蛋达到40钱的高价。城市有两家公共浴池，一家还没开门，一家从8日开店，洗澡的人多到其混杂的程度不可言状，收费为一人贯钱17文。浴池门口大书“温浴池塘”，主人坐在一个台上收钱，正面设衣服架，大体像我国的公共浴池，只是一个有盖的细长架子。浴室不愧为池塘，在地上掘了一个坑砌上石头，宽大约10平米，深及膝部，里面有墙密闭，墙上开了两个玻璃窗，以透光线。没有专门洗涤污垢的地方，都在池子边上洗，脏水又流进池子里，故许多人洗过后，污垢不久就沉淀到池子里，其不洁之程度无法形容。出来到一间屋子里，地为泥土地，左右有木栏杆围绕，有坐垫，墙上多挂着字画以做装饰；有小孩来送茶，喝完一碗又倒一碗，几乎没有断过，亦可谓一奇也。如此城内归于平稳，居民以至于开始营业，曾经感觉到市街应有买卖铺户的的必要。前11日荒川知事告知城里的商业会议所议员说，允许出入城门的只限于有保证人并是为了经商活动的人，以他们的伙计为执事人，原因是为了让他们把日用品卖给我们的军队。大体上说当地居民对我军无有敌意，称我军为王者之师，厌恶以往金州厅清廷官员的苛虐，感我军之仁慈，愿当顺民者众多。在此我军队缺乏驮马，雇当地居民搬货物，他们都很高兴，引以为荣，有争相来服务之状。是日我与步兵一团一营七连有约，午前9点拍下其整队的情况，据说混战旅团于昨天已经到达金州，攻击旅顺的行动越发逼近。

11月14日 晴 午前10点，我带新万之助、桥元文三两人，进金州城里在商店买东西。宫崎幸麻吕从前天被臭虫咬得周身发紫，如像生了疮疽一样，为痛痒所苦，足不能出户，终日在室呻吟。我第二军将于近日调集万兵，准备攻击旅顺口，因而在各处

张贴着虽为清兵勇，如果面缚请降者，亦不问其罪的谕示如下：

为晓谕事照得

大日本军莅境，行兵原因，代天爱民之意，实以安慰尔等小民为心，如意先日通谕已系，尔等知悉，兹期某日简送万兵以攻旅顺，欲顺命讨无道扫荡凶恶。凡旅顺口内及附近地方之民人，各宜负担躲避，以免涂炭之苦，致非命之死迫。一旦事定世静，急急回家，营生安业是好，所有兵勇抛弃兵仗，赴营投诚者，亦不加杀戮，以彰天道好生不害无辜之义，尔等兵勇须速辨顺逆，察形势，早已脱兜，面缚乞降军门，勿永迷不悟，以招雷霆之威。此示谕其各依遵。

右谕通悉

明治二十七年×月×日大日本军

大日本军听说神尾少佐从金州让两名清兵俘虏送去对驻旅顺清将等人的劝降书，后面一封是金州副都统连顺的，连顺早有归顺之心，这封信将大挫敌军之锐气，其功效可谓不小。

在旅顺拱卫营统领

徐大人台启

(信封)

黄姜
程张

军门麾下久仰大名未得接见常以为遗憾弟向龚观察

以使馆武员在燕京数年往年津沽之间亲与其驻在诸统领交吐露胸襟常以厚两国军队之交情为心今者不幸相见於兵马之间亦无可奈何也顷者我军一举拔金州将督其众进逼旅顺

阁下所统率兵数不多且概系新募以如是之兵当我训练素熟戎器精锐之大众假令以

阁下之智勇督战胜败之数盖可知也向者贵国之师一败牙山二败平壤三败鸭绿江乃至海战未曾获一利是岂非天运乎大势所归可概见矣当此时

阁下固守无援之地徒困无辜苍生盖非良策也我军固以仁义动苟敌我者虽歼灭两不假借至一旦弃兵器投我则毫不窘迫之其将卒皆各从其官级礼遇之无敢加不敬。

阁下幸信我言而自处之计则不独

阁下之幸抑亦

贵国臣民之幸也弟虽未亲与

阁下相见已与阁下之诸知友相识情义不能默默因敢布腹心

阁下载之顺请

时安

上述一封，另一封为

连都护
赵徐军门 麾下久仰大名未得接见常以为遗憾向以使

馆武员在燕京数年往来津沽之间亲与其驻在诸统领交吐露胸襟常以厚两国军队之交情为心今者不幸相见於兵马之间亦无奈何也顷者我国一举拔金州闻阁下督兵在其地不能守而退旅顺夫以

阁下之智勇而取此败谓非战之罪也

阁下所率新募之兵而数亦不多也我兵调练数年技熟胆勇而武器精锐不可与同日而语也况于兵数悬绝乎今也我众 5 万将进逼旅顺胜败之数盖可知也向者贵国之师一败牙山二败平壤三败鸭绿江乃至海战未曾获一利是非天运乎大势所归概见矣当此时

阁下固守无援之地徒困无辜苍生盖非良策也我军固以仁义动苟敌我者虽歼灭而不假借至一旦弃兵器投我则毫不窘迫之其将卒皆各从官级礼遇之无敢或加不敬

阁下幸信我言而为自处之计则不独

阁下之幸抑亦

贵国臣民之幸也弟虽未亲与

阁下相见已与

阁下之诸友相识情义不能默默因敢布腹心

阁下载之顺请

时安

十月十七日（清历）

名另具

内有红色名帖

神尾光臣

这封信到没到清将之手不得而知，可是在攻陷旅顺之后，送

给徐某的劝降信，在旅顺衙门内发现。

11月15日 晴 我在出发前曾与侯爵德川笃敬君、伯爵户田氏两君有约，委托他们把照片的底版洗印好了以后，献纳给大本营，已得到两君的承诺，此日整理了从宇品港拔锚到今天的底版，捆成一个行李，送到师团司令部，请求海运回东京，立即得到许可，送到了大连湾兵站部。